

目錄

召会与地方召会的历史



[第一章 召会的历史（一）](#)

[第二章 召会的历史（二）](#)

[第三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一）](#)

[第四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二）](#)

[第五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三）](#)

[第六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四）](#)

[第七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五）](#)

[第八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六）](#)

[第九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七）](#)

[第十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八）](#)

第一章 召会的历史（一）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太二十 25~28，二三 8~12，罗十四 1~3，5~6，17，加六 15，弗二 15，四 3，14，24。

在本书里，我们要来看主已过如何在祂的儿女中间行动，以完成祂的定旨。首先，我们要概括性的来看召会的历史，然后我们要来看从一九二二年以来地方召会的历史。

神的目標—召會

神的目標是召會，而召會乃是團體的。以弗所書啟示召會七個主要方面：身體（弗一 22~23），新人（二 15），神的國（19），神的家（19），神的居所（21~22），基督的新婦，妻子（五 23~32），以及戰士（六 10~20）。召會這几方面都是團體的。在歷世紀的召會歷史中，因著聖徒沒有看見神團體的召會，就發生了難處、混亂和分裂。已過，聖徒們看見關於神的救恩、聖別、需要屬靈、持守聖言、不愛世界、為著主在地上的權益和工作等項目的事；也看見我們要勞苦救靈魂，要熱心福音，甚至要去別的地方擴展福音。然而，這些項目都不是神的目標，只不過是達到祂目標的凭借。神只有一個目標，神的目標是獨一的；神終極的目標乃是召會。

召會不是僅僅為著將來的。今天是召會時代，來世是千年國度時代。召會為著現在，召會為著今天。神的目標是要在今天、在這時代、在這地上得著召會。歷世紀以來，有很多親愛的聖徒得著亮光，看見聖經許多的事，但他們卻錯失了神那神聖經綸的標的，以及神永遠定旨的目標。主渴望完成祂的定旨，并使所有愛祂、尋求祂的人非常清楚祂的目標。

破壞召會的三個項目

仇敵撒但使用了三件主要的事來破壞召會，就是猶太宗教、希臘哲學、以及人為組織。這三件事乃是召會分裂、敗落與敗壞的主要來源。因著這些事侵入了召會，召會中一些活而忠信的肢體就有負擔來護衛召會，守護召會脫離猶太宗教、希臘哲學、以及人為組織。這些護衛者是虔誠愛主的基督徒，但他們並不十分清楚，神的目標是要得著召會作團體的身體、新人、神的國、神的家、神的居所、新婦和戰士。因此，他們的用意雖好，但在護衛召會時却犯了一些大錯。他們的用意是要護衛召會，但他們有些人其實給召會帶來了更多的破壞。

宗教组织被带进召会里

这事的一个例子见于第二世纪，有一个很强的领头人，也是护卫召会的人，名叫以格那提（Ignatius）。以格那提错误的教导说，监督比长老高。然而，在徒二十章，保罗称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为监督（徒二十 17, 28）。“监督”的希腊文由“在上面”与“观看者”所组成。长老一辞指成熟的人，而监督是指长老的职责和功用。长老的职责和功用就是监督召会。以格那提错误的教导说监督比长老高，从这里就出来一种错误的观念：长老是管一个地方的召会，而监督（或主教）是管一个地区的众召会。这导致召会体制里的主教治会系统。这错误的教训也成了今天罗马天主教里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和教皇这种宗教组织的根源。以格那提会犯这样大的错误，乃是因为他不清楚身体，就是一个新人。他错误的教训给人立场在召会里产生阶级，并将宗教组织带进召会。

护卫关于基督与神圣三一的真理

在召会的早期，有一些大教师起来护卫基督是神又是人这个真理。这是因为希腊哲学进入了召会。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教训混合，就成了智慧派，这派学说教导，一切物质在素质上都是邪恶的。那些持守智慧派教训的人，无法相信基督会有属人肉体的玷污。因此，他们否认基督的成为肉体、救赎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写说，凡灵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就不是出于神的（约壹四 2~3）。

护卫真理的人试着要澄清对于基督身位不同的看法，结果产生基督论，就是研究基督所是，研究基督身位的学问。异端教师亚流（Arius）说基督是受造之物，不是创造者。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奈西亚会议宣告亚流主义是异端，并加以弃绝。奈西亚信经强调神是三一的，神格有三个身位—父、子、圣灵。然而，许多人不自觉的在潜意识里相信有三位分开的神。他们不明白，神是三一的，这不是为着道理的研究或辩论，而是为着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

我们的神是三一神，祂已经经过过程，使祂可以分赐到我们里面。西瓜要分赐到我们里面，必须先切成片。我们咀嚼西瓜片，它就成了汁。整个西瓜、西瓜片、和西瓜汁，可视为“西瓜的三一”。当西瓜经过过程成了汁，就很容易接受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元素。三一神已经在子里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为那灵。今天那灵就像便于饮用的西瓜汁。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林前十二 13）。圣经不是说，我们得以喝一位父，或喝一位子。我们无法喝整个西瓜或西瓜片，但我们能喝西瓜汁。照样，我们能喝那灵，祂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我们的神今天是“果汁神”。神已经过了过程。

乃是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神圣的三一才完全启示出来。在主复活以后，祂回来嘱咐门徒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19）。神圣的三一从未像在主复活以后，启示得这样清楚，因为在祂复活以后，神就完全经过过程了。“西瓜”完全经过过程而成了“汁”。因着神经过了过程，祂就是可喝的。启示录这卷书结束于一个呼召，要人来取生命的水喝（二二17）。生命水就是经过过程的神，赐生命的灵。那些护卫真理、制订奈西亚信经的人，不清楚三一神已经经过了过程，为着神圣的分赐，就是将祂自己分赐到祂的选民里面。

基督教的分裂

我们看过，由于护卫真理，在所谓的基督徒中间就带进了不同的意见；然后这些意见就造成重大的分裂。至终，西方基督教成了罗马天主教，而东方基督教成了希腊正教。除了这两大基督教分支，还有波斯的奈斯透留派（Nestorians）。到六世纪时，所谓的基督教就有这三大派。除了这三大派，还有许多自由团体。因着有许多自由团体脱离整体的召会，有人就称整体的召会为**大公教（Catholic Church）**。大公（Catholic）的意思就是宇宙一统的。小型的自由团体形成，是因为一些基督徒看见所谓整体的召会变得属世。他们尝试留在整体的召会，但至终却看见于事无补，所以他们就开始自己聚集。在召会历史上，这事一再发生，自由团体一再形成。然而，这些团体的难处乃是没有看见神团体的目标。

主的恢复

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主的恢复开始于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但我们需要领悟，主在祂得胜者身上的恢复，在第二世纪就开始了。神圣的启示完成后不久，召会就堕落了，所以需要恢复。召会的堕落一进来，主的恢复立刻就开始了。主恢复的线开始于第二世纪，历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着。

历世纪以来，那些爱主的人不愿意与属世的基督教妥协。他们想要尽所能的持守主的话。他们想要凭清洁的良心而活，并照着他们从圣经所看见的来敬拜神。但我必须一再强调，他们对神团体的目标并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主的再来仍被耽延。不管这地上有多少基督徒团体，只要没有正确的召会生活，主就还未达到祂的目标。

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召会人”，一天过一天，我们是在过召会生活；这乃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召会。我们不是属公会，不是跨公会，也不是非公会的。我们是召会人。我们是在恢复主的目标。这恢复不是因信称义的恢复，不是救恩或圣别的恢复。我们是在召会的恢复中，这包括了前面所有项目的恢复。

国教的形成

当路德马丁为因信称义的真理站住时，主的恢复就更确定的成形。路德是救恩、因信称义的伟大护卫者，但他也犯了一些大错。一面，他护卫了真理；另一面，他犯了错，与德国政府联合。这样与政府联合，就是所谓国教的源头。不要以为我在批评路德。我知道我们都是人。一面，我们可能会为神大用。另一面，我们可能在别的方面很软弱。路德刚强的支持因信称义，甚至付出性命的代价。他为因信称义站住，抵挡那时地上最大的权势—教皇，但是当他遇到召会这个问题时，他是软弱的。这是照着历史的记载。头一个国教就是德国国教。然后许多别的欧洲国家跟随德国，就如丹麦、挪威和瑞典。至终，英国国教—安立甘会（Anglican Church）形成了。英国国教与英国政府混在一起；甚至今天，英国女王就是英国国教的元首。丹麦国王是丹麦路德宗的元首，瑞典国王是瑞典国教的元首。这是出于路德的错误。甚至路德自己也承认，他在这点上软弱的。所有护卫真理的人都犯过一些错，几乎没有一个例外。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一个重大的缺—缺少神目标的异象，缺少神目标的正确揭示；神的目标乃是召会。因着主的怜悯，召会的异象、关于神团体目标的启示，今天是如此清楚。我们都需要清楚神唯一的目標—召会。

召会的异象是我们的保障与平衡

按照我的感觉，倪柝声弟兄乃是召会元首赐给祂身体的最大恩赐，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我也能向着你们，从我清洁的良心为他作见证，对于召会的真理，他也是伟大的护卫者。照我的认识，倪弟兄没有犯错，因为他非常清楚神团体的目标—召会。只要我们有召会的异象，非常清楚神团体的目标，我们就有保障。召会、身体、新人、神永远定旨的团体目标，乃是我们的保障。无论我们有多认识圣经，我们若不认识召会，至终就会犯下严重错误。我们若清楚召会，就有保障。没有一件事比认识召会，看见身体，更能充分地保障我们。主的恢复至终是为着召会生活。所有先前主已恢复的项目—就如称义、圣别、内里生命、正确领会预言的恢复—都是为着现今召会生活的恢复。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召会生活。我们若真看见召会的异象，看见神只在意召会，我们就绝不会因着任何道理而分裂。

在路德马丁强调因信称义的改革以后，国教至终变得空洞、死沉。对改革召会死沉光景有反应的，是那些仍留在天主教里的奥秘派人士。主兴起一班人，包括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劳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芬乃伦神父（Father Fenelon）等。他们不在意外面的作法或教训，只注意内里生命的实际。这些圣徒就是所谓的奥秘派，他们开始恢复内里生命那活的实际。他们经历基督作内里的生命，乃是对改革召会之空虚所起的反应。然而，奥秘派虽然被主使用来为着内里生命的恢复，但他们也犯了一些错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身体，召会。他们没有身体的保障，没有身体的平衡。

我们需要对这事有深刻印象：召会是我们整体基督徒行事的保障，以及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平衡。我们若看见召会，就绝不会因着任何事分裂。我们若对召会的异象是清楚地，就绝不会不会有宗教阶级制度。把监督置于长老之上，指明没有看见召会是一个活的身体，一个生机体。召会不能受人为组织控制。阶级制度就是人为的组织。

因着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召会就与组织无关。我们的身体若有什么问题，需要用生机的方式来医治。身体是一个生机体，不能用组织的方式来摸着或对待。召会乃是生机体，召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也是新人。我们身体里的生命会顾到身上的病痛；照样，基督身体里面的生命，也能顾到任何难处。一处地方召会若有一些难处，我们最好放手不管，将难处交给基督这位属天的医生。祂是身体里的生命。我们需要让身体里面的生命，在身体里运行。我们离了这生命，作任何事都是组织；这不会帮助身体，反而会破坏身体。我们看见召会有难处时，需要学习克制自己，不作什么事。

召会中每一个难处和麻烦，对领头的人都是试诱。难处出现时，召会领头的人若克制自己不作什么，那就是大得胜。对于召会领头的人，最大的试诱乃是召会中的麻烦和难处。他们可能觉得必须作些事来解决难处。然而，当我们要作什么时，可能就在组织的范围里，就破坏了召会。我们需要限制我们的作为，让身体里的生命来处理麻烦和难处。我们若这样作，意思就是我们认识召会不是组织，而是基督生机的身体。人如果割伤手指，他需要用正确的方式照料手指。如果照料得不当，对手指的伤害会更大。手指的伤口至终会被身体里面的生命所治愈。召会不是组织，而是生机体。召会历史表明一件事：组织破坏召会。

我们都需要看见召会是什么。我们若看见召会是神团体的目标，凡我们所作的都会对身体有益。因着已过这些真理的护卫者不够正确的认识召会，他们就犯了错误，以致破坏了召会。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看见召会，看见身体。然后凡我们所作的，对召会都会成为益处，绝不会对召会是损失或破坏。召会的异象是我们的保障和平衡。只要我们持守召会，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若离开召会，就有破坏召会的危险。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看见意见、组织、阶级、和不同的教训，都损害召会生活。这损害的发生，乃是因为人对于召会没有充分地异象。今天在主的恢复中，主渴望给我们看见祂定旨终极的目标—召会生活。

第二章 召会的历史 (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加一 13~16，腓三 5~8，西一 18~19，二 2~3，6~10，三 10~11。

我盼望我们能花一些时间来祷读每一章前面读经栏所引的经节，特别是第一、二章的经节，好使我们对这些经文有深刻印象。我信这些经节非常有启示和亮光。我们若对此有深刻印象，就会看见真实地召会生活是什么。这些经节能把关于召会完整并清楚地异象传输给我们。

召会中没有阶级制度

在马太二十和二十三章，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在祂的门徒中间不该有任何属人的管治或属人的地位。虽然书信启示长老是在召会中领头的人（来十三 7, 17, 24），但他们并不是按照属人、属世的方式领头。长老不是地位上或阶级上的领头人。他们必须作榜样，领头跟从主的道路，而不该作主辖管召会。这是彼前五 1~3 和提前三 1~7 所清楚教导的。我们谈论召会中的领头职分时，不该受属世观念的影响。世界上的领头人有权柄统治并辖管别人；在召会中，长老是领头的，却不是管治者。他们该是榜样，领头服事并照料召会，使信徒能照样跟随。

长老也有执行监督的功用。我们曾在第一章指出，“监督”的希腊文由“在上面”和“观看者”（含示观察或视力）所组成。长老该尽功用对召会的情况有通盘的观察。也许在召会中有人走偏了，或者有人带进罪恶、属世的事物，使主蒙羞。这时长老就要作些事，保守召会在主的道路上。我们不该认为长老是属世的管治者。他们只是榜样，领头跟随主的道路，圣徒们该跟随他们的榜样。长老也是监督，在召会中尽监督之责。他们一直在守望，防止任何有罪或与偶像有关的事物被带进召会。

我想要强调：召会中不该有任何阶级或地位。召会中任何的阶级制度，对主都是可憎的。天主教里的人称他们的神职人员为“神父”，这是羞耻的。在太二三 9~10 主说，“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那天上的；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我们若想要为大，就应当作仆役，就是作奴仆（11）。我们中间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奴仆。我们愿不愿意作弟兄姊妹的奴仆？我们需要作奴仆服事弟兄姊妹，供应基督给他们。二十 25~28 以及二三 8~12，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两段话。根据这两段话，在召会中任何阶级制度或圣品人士都没有地位。主说，我们都是弟兄（8）。

召会中没有宗教

我们也需要提防宗教侵入召会。在加六 15 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根据这节的上下文，割礼是指宗教规条，不受割礼指没有规条。二者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新造就是基督同召会。割礼是律法的规条，新造乃是带有神圣性情的生命杰作。我们应当是那些脱离任何宗教规条，活在新造实际里的人。已过有些人在意宗教规条。我们不该重蹈复辙。已过的失败对我们应当是警告和教训。我们该单单在意新造，就是基督同着召会，以及召会同着基督。

基督废掉一切规条，为着创造一个新人

弗二 15 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以创造一个新人。新人就是新造。基督已经废掉了一切规条，包括割礼、守安息日、以及旧约的饮食条例。为着创造这个新人，一切规条都被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

顾到那灵的一，并穿上新人

我们也必须记得弗四 14，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或道理）之风所摇荡。任何使我们受打岔离开基督与召会的教训，即使是合乎圣经的，都是风，带我们离开神的中心定旨。我们不该顾到打岔人的道理，乃要顾到那灵的一（3）。我们也该是那些常常穿上新人的人（24）。

宗教逼迫召会

加一 13 启示，当保罗在宗教里的时候，他极力逼迫、损毁神的召会。这给我们看见，只要我们持守一些宗教的事，我们就是逼迫召会的人。我们的宗教就是对召会的逼迫。对一些人，宗教是正面的辞，但对我们这些实行召会生活的人，宗教是负面的辞。宗教破坏真正的召会生活。如果你在召会中，你就是在宗教以外。如果你在宗教中，你就无法在真正的召会生活里。我们曾指出，召会是生机体。基督的身体，新人，不是宗教，甚至不是最合乎圣经的宗教。召会这个生机体乃是身体、新人、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居所、基督的妻子、争战的战士。宗教逼迫召会，宗教与基督相对。保罗非常热心宗教，但神却乐意将基督启示在这一个在宗教里很有长进的人里面。神借着将祂儿子启示在他里面，就把他从宗教世界救出来（4，15~16 上）。

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腓三5~6提到宗教的基本元素。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切宗教的元素从前对他是赢得的，但他因基督就看作亏损（7）。他也将万事看作亏损，甚至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8）。八节里的“粪土”就是扔给狗的渣滓、垃圾、脏物；因此是狗食、粪土。每一件事，包括属世、属肉体、属宗教的事物，都被使徒保罗看作粪土。对他，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是粪土。他将万事看作亏损，为要赢得基督。任何不是基督自己的事物，或是基督的代替品，我们都必须看作粪土。不管好坏，只要不是基督，只要是基督的代替品，它就是垃圾。我们不该把任何基督以外的事物带进召会。召会不是垃圾箱。反之，召会是新人和神的居所。在召会中，唯有基督算得数。一切不是基督的事物都是垃圾。这启示乃是照着神圣别、纯净的话。

保罗在二节说，我们需要提防犬类。犬类指犹太教者，就是宗教人士。保罗说他将万事看作粪土，使他能赢得基督。粪土就是狗食。从前保罗是狗，以狗食为粮；但现今他成了基督的肢体，以基督为粮。唯有基督是真正的食物。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乃是狗食。所有世人并宗教人士都在吃狗食。唯有正确的召会人在吃基督。我们需要吃基督这属天的生命粮。

歌罗西一至三章里的启示

我们也需要看见歌罗西一至三章里所陈明的启示。一章告诉我们基督是身体的头（18）。祂是身体的头，就必须在召会中并在万有中居首位，居第一位。二章告诉我们，基督是神的奥秘（2）。凡神所是的，凡神所计划并定意要的，凡神所完成的，凡神想要作的，都完全具体化在基督里，基督乃是神的奥秘。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面（9），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3）。基督是如此奇妙，我们无法分析祂或将祂系统化。基督是如此美妙、奥秘、深奥。我们不该想要分析祂，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祂；但我们却能接受祂。

六至七节说，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要在祂里面行事为人。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这里的哲学，指智慧派的教训，是犹太、东方和希腊哲学的混杂，是一种虚空的欺骗。在歌罗西，智慧派教训的根源乃是人的传统，不是根据神所启示的著作，乃根据人的传统作法。世上的蒙学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初阶的教训，包括在饮食、洗濯、禁欲等事上仪式的条例。今天我们必须提防这事。我们不该接受，或照着任何属世的哲学、属世的教训、或任何属世的天然思想而行。我们只该照着基督行事为人。我们必须在祂里面并照着祂行事为人，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面，我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10）。在祂以外，我们是虚空的，但在祂里面，我们就是丰满的。

按照三 10~11, 我们必须领悟新人—召会生活—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 如今我们必须实际的穿上召会生活—新人。在这新人里“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11)。受割礼的, 指守宗教的人; 未受割礼的, 指不守宗教的人。化外人是未开化的人, 西古提人被视为最野蛮的人。在新人里, 天然的人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地位; 在新人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祂是新人一切的肢体, 也在一切的肢体之内。祂是新人里的一切。

召会完全在宗教、哲学和阶级制度之外

我要再次指出, 召会完全是在宗教、哲学和阶级制度之外。我们需要领会宗教是什么。宗教乃是敬拜神、事奉神、为神作事而没有基督作为那灵。我们所作的可能很好、基要且合乎圣经, 但如果我们所作的没有基督这赐生命的灵, 那就是宗教。

召会中也不该有哲学。哲学指具体化于人意见中的属人思想、观念和领会。哲学总是彰显在不同的道理中。道理可能是属人意见的掩饰。有些东西可能看来是合乎圣经的道理, 实际上却是彰显属人的思想、意见、或基督徒哲学。实际上, 这可能是人用合乎圣经的教训为掩饰, 所自创的哲学。

我们必须谨慎, 不在那灵以外使用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害怕我们天然的概念、思想和领会。天然的领会实在有毒。在召会中, 简单地人最蒙福; 而太会用天然头脑的人不蒙祝福。我们需要看见, 我们的头脑乃是一块地, 让知识树生长并结出各种知识的果子。

弗四 14 警告我们, 不要被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 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 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使人分裂的教训为撒但组织化并系统化, 造成严重的错谬, 因而破坏身体生活实行的一。撒但利用圣经的教训, 将人系统化并把人带进有系统的错谬中。我们必须提防教训之风背后的天然观念和思想。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拒绝人的哲学, 以及打岔我们, 使我们离开基督与召会的教训。

不仅如此, 我们该拒绝任何在召会中与阶级和地位有关的思想或作法。等级与阶级制度是从争权来的。一位弟兄若是长老, 人称他长老时, 他不该感到高兴。用“长老”称呼一位弟兄不是太好。我们要避免在召会中任何阶级的观念。长老这辞不是, 也不该成为一种头衔。我们中间不该有长老的头衔, 但是我们的确有一些人是长老。在召会中我们不要有任何地位或头衔。我们必须恨恶阶级制度(启二 6), 那是羞辱基督。在英语世界称牧师为“受尊崇者”(Reverend), 这乃是可耻的; 唯有基督是受尊崇的, 只有祂该得我们的尊崇。在召会中应该没有宗教、哲学、空虚的道理或教训, 也没有阶级制度、圣品、等级、地位或头衔。一切难处、混乱和分裂都是来自这些源头。

需要对神的目标—召会—有异象

我们前面所提这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召会历史中偷偷地进到召会里。有些圣徒争战抵挡这些事，并护卫了真理。以格那提是一位伟大的真理护卫者，他殉道于二世纪初。虽然他是这样的护卫真理，但他犯了一个错，因为他对召会缺乏清楚地异象和完整的看见。几乎所有护卫真理的人都因这缘故犯错。以格那提犯了大错，导致主教治会系统的建立。他是无意的，他的用心是好的，却因为对基督的身体没有清楚地异象，就犯了错。

到第六世纪末，教皇制度完全形成并建立。在教皇被设立前的五个半世纪中，许多清心爱主的人被主兴起，为真理争战。他们爱主、爱圣经，并照着他们所看见的为主站住，但他们几乎都犯了一些错。在第二世纪，“大公教”这辞就被人使用了。所谓的大公教—天主教—变得非常属世。有些忠信的圣徒并不苟同，于是就起来抵挡天主教里属世的光景。这是非常正面的，但他们对基督的身体没有清楚地异象。他们仅仅为着不要属世。他们抵挡属世的事物，并为着不要属世刚强站住。就一面来说，这是好的，但就另一面来说，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班不属世的基督徒，不过成了自由团体而已。他们没有顾到身体、召会、新人，也没有顾到一。他们没有顾到神的目标，只顾到不要属世。今天许多基督徒作事，原则是一样的：他们只顾到神目标以外的事物。

按照召会历史，人类的政权、统治、阶级制度以及组织，偷偷进入所谓的召会里面，并在其中盛行，因此没有太多空缺和地位留给圣灵。有一班清心的人兴起来极力反对这事，他们宣告召会该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他们抵挡召会中属人的管治。然而，很可惜的是，他们也没有顾到身体。他们只顾到要属灵。

我所提到的第一班人顾到不要属世，第二班人顾到要属灵。然而，两班人都没有顾到一。他们并没有顾到身体。至终，这些自由团体放弃了整体的天主教，而开始自己聚会。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团体甚至开始彼此排斥。他们为了一些原因离开天主教，他们强调不同的点，可悲的是他们又开始彼此排斥。他们成了不同的自由团体，不接纳彼此。

今天的情形与过去召会历史中所发生的并没有太大不同。有的自由团体专注于查经，另有的追求属灵。虽然这些都很好，却不是神的目标，不该是形成分裂的借口。召会历史给我们看见，所谓的召会大体上堕落了，那些爱主、爱真理并爱圣经的人没有得着关于召会正确、充分、清楚并完整的异象。他们虽然护卫了真理，却犯了错误，导致基督的身体更为分裂。因此，主很难找到完成祂定旨的器皿。这就是召会历史大体说来都是悲剧的原因。

我们若没有神目标的异象，就会高兴的满意于许多的复兴。召会历史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复与，于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发生在威尔斯。有一个故事说到，那时威尔斯所有的戏院都关了门，没有人在主日从事属世的娱乐活动，所有人都去聚会。但这情形没有持续很久。这只是一次的复兴，对于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多少成就。那次复兴是美妙的，但我们也需要思考，借着这复兴到底完成了什么。为着带人得救，复兴是非常正面的，但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却没有多少果效。

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什么。我们在此不是仅仅要与世界分别。我们在此不是仅仅为着要属灵，也不是为着复兴、差传工作、或者查经。我们在此是为着主召会的恢复。因着祂的怜悯，我们必须护卫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但我们在护卫时不该犯错破坏主的身体。有一条路能避免因着护卫真理而犯错，就是顾到召会。我们当然不该属世，我们当然必须在那灵里。召会该没有宗教、空洞的教训、哲学、属人组织、圣品阶级、阶级制度、世俗，也没有人类政权，没有肉体。但我们不该犯严重的错误，来护卫任何神国的事物。为要保障我们在护卫神权益时不犯任何错误，我们需要看见召会。

灵里刚强并丰富，以实行召会生活

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是真的得救，并且是召会的肢体。按实际来说他们是身体上的肢体，但按照外表，他们没有彰显多少基督。他们需要一些时间被变化。也许有人会想要“保护”召会，不接纳那些“嬉皮”年轻人。这样作就犯了大错。我们若有这种思想，或者会作这事，就是从未看见召会是什么。这不是说，召会该松散或属世，但是召会不该限制人外在的表显。这两种作法都不对。

为要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必须在那灵里，并且在那灵里刚强、丰富。至终，我们不会松散，也不会有外在的规律。基督作为实际在我们里面是活的，是激励人、给人启示、将人折服，并且是得胜的。这样，召会就会既不松散，也不苛求。虽然召会的门敞开接纳每一个人，但消极的人会被折服。可能有些消极的人会进到我们中间，但至终他们会被折服，或者离去。召会不是属世的组织或属人的社会。召会是出于生命的，带着能力与冲击力。长老不该在外面规律召会，但他们需要被那灵加强七倍。这样，召会就没有外在的规律，外在的要求，也不会松散。召会生活将会满了自由，却又有从内里生命来的要求，和圣灵内里的管理。当有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或者会被说服、被折服、被抓住，并且不顾一切的投身其中，或者会望而却步。在这些信息里，我无意细说召会的历史。我的负担是要我们学功课，使我们不重蹈复辙。我们不要顾到宗教、哲学、空洞的教训、天然的意见、人类的政权、属人的组织、等级、地位、阶级制度、或圣品制度。我们不赞同任何属世、属天然生命、属肉体的事物。虽然我们不赞同任何这些消极的事物，我们也不会使用任何规条，以外在的方法来规律或要求。那么，我们该作什么？我们需要接触那灵，好被焚烧，并被七倍加强的灵加强（启四5，五6）。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活的、焚烧的东西，带着冲击力，带着能力，并且有路将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人。我们不需要挂虑要如何保卫召会，或者提防许多消极的事。我们相信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祂的大能、实际、分量、冲击力是与召会同在的。

第三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罗十六 17~18，加一 6~7，二 3~5，五 10 下至十二节，腓一 15~18，西二 8。

若有主的圣徒忠于本篇信息所引用的经节，就会过正当地召会生活。因着主的怜悯，已过五十年来我们学到这些经节的真理。将这些经节摆在一起，是出自许多年的经历，所以我鼓励大家要一再祷读这些经节，直到我们进入其中，这些经节也进到里面。这些经节可视为已过三十年来管制这分职事的经节。主的职事总是以基督和召会为中心。

反应与分裂

我们看见，召会出现不久，主的仇敌那诡诈者就带进三件事来破坏召会：宗教、哲学、组织。我们必须警戒，防范这三件事偷偷进到召会中，因为这几件事破坏召会到了极点。各种恶事都是随着宗教、哲学、和人为组织而来。

历世纪以来一直有所谓清心的人，对带进召会里面的掺杂和消极事物有反应。所有清心的人都是好心，有分于神对召会堕落的反应；但因着他们不清楚召会是神永远的目标，就犯下一些严重错误。他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们的反应产生更多的分裂。每当清心的人有一次反应，几乎总是会有一个分裂。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反应都成了一个分裂。反应又反应，意思就是分裂又分裂。至终，神的目标就被破坏了。这就是主还未回来的主要原因。祂不能回来，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祂回来得着的。为了主的回来，就需要有“踏脚石”。这踏脚石就是正当地召会生活，这生活预备召会作新妇，好迎接主的回来。虽然已有成千上万的真信徒，但还缺少正当地召会生活。自第二世纪以来，所有针对召会堕落而起的反应，对于完成主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召会实际的彰显，并没有多少成就。

路德马丁恢复因信称义

在改教的时候，主的恢复更确定的成形。路德马丁是神的大仆人。主使用他来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并将圣经向一般大众打开。感谢主，因信称义已经完全恢复了，这真理绝不会再失去。路德马丁冒性命的危险为这真理站住，但是当他来到关于召会的真理时，他却软弱了。他没有把我们带回神要得着召会生活的真正心意里。

路德知道与德国政府联合是错误的，但他仍然这样作了。由于这个大错误，就产生了国教。除了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之外，现在还有国教。除了英国国教是属于圣公会，所有国教

都是路德宗。德国国教、丹麦国教、挪威国教、瑞典国教以及英国国教，都是路德撒种所产生的结果。我尊敬路德是主的大仆人之一，但他的错误给我们看见，我们若缺少对召会的异象和认识，就没有保障。我们可能作了最好的事，却仍会犯错。我们的保障乃是对召会有充分地认识。

奥秘派恢复内里生命的经历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的召会，特别是国教，至终成为非常死沉的宗教。在十七世纪，主兴起一班圣徒，对改革召会的死沉和空洞有反应。这些奥秘派的人，就如盖恩夫人、芬乃伦神父、劳伦斯弟兄等，被主使用来恢复内里生命的经历。这些仍留在罗马天主教里的圣徒，开始领悟生命就是神自己，祂是在祂的儿子们凭着祂的灵来作生命。虽然这些圣徒对于基督作内里的生命有些认识，但他们没有实际的召会生活。他们仍在罗马天主教的范围里。许多寻求主的人从盖恩夫人的自传得着帮助；然而，即使她有许多内里生命的经历，还是去拜马利亚的像。虽然她被神使用，对更正教的死沉起了反应，但她并不清楚召会的事，甚至不清楚天主教里拜偶像的事。

私立的会与自由团体的形成

在召会历史里，许多清心的人成群的被兴起。这些清心爱主的团体，是因着有一些属灵领袖看见某项真理而形成。有人看见正确的受浸是水浸，自然这就是浸信会的开始。浸信会是私立的会之一，可视为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与国教以外，第四类的会。私立的会包括浸信会、长老会、循理会等等。今天有许多私立的会。第五类乃是自由团体。这些自由团体包括所有的“圣经教会”。圣经教会不属于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国教，也不属于任何私立公会。圣经教会里的人竭力让他们一切的实行都是照着圣经。除了这些圣经教会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自由团体的聚集，是在公会以外。

在新生铎夫和摩尔维亚弟兄们身上，召会生活在圣灵的一里，初阶段的恢复

历史给我们看见，许多寻求者里面都渴望正确的召会生活。他们无法表达这内里的渴望，但其实他们里面有个东西正寻求并追寻正确的召会生活。在十八世纪，主在新生铎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带领下的摩尔维亚弟兄们（Moravian brethren）中间行动，恢复了一些召会生活的实行。

摩尔维亚弟兄们遭受的逼迫，不仅来自罗马天主教，也来自国教。他们因着为真理站住而遭受逼迫，于是逃往新生铎夫在萨克森的产业那里去寻求庇护。新生铎夫伯爵因着爱主，就收留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寻求者。因着道理的差异，这些弟兄们开始有争论。有一天，新生铎夫召集一次聚会，说服了他们放下道理上的不合。他们就签了一份同意书，要保守他们中间的一，并放下他们在道理和宗教背景上的差异。之后，在一次擘饼聚会中，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在他们中间，有了召会历史上到那时为止最强的复兴，他们也成了地上最兴旺的基督徒团体。甚至卫斯理约翰也是借他们得救的，他留在这些弟兄们那里一段时间。他说，如果不是因着对英国的负担，他愿一生与摩尔维亚弟兄们在一起。

按我们所知道的，自初期使徒时代以来，摩尔维亚弟兄们可视为头一班以相当正确的方式实现召会生活的基督徒团体。所以，神的祝福就倾倒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召会生活的实行，但对于召会的真理，他们在许多方面仍不清楚。

弟兄会所恢复的召会生活

在十九世纪，从一八二五至一八二八年，主兴起了由达秘（J. N. Darby）领头的弟兄们（人称弟兄会—Brethren）。潘汤（D. M. Panton）说，弟兄会运动及其影响，远大过改教。改教因为与属人政权发生关系，而有些属世，但弟兄会中间的行动是真正属灵的。他们为主作工时，不喜欢有任何宣传。人甚至很难找到达秘的照片。许多弟兄会的人觉得照相是世界的作法。可惜的是，弟兄会的黄金时代只持续很短的时间。至终，他们中间就分裂了。第一次分裂是在达秘和牛顿（Benjamin Newton）之间。他们在信徒被提的事上有了争执。达秘强烈主张灾前被提，而牛顿强烈主张灾后被提。

之后在他们中间又有了第二次分裂。这次分裂是在所谓闭关弟兄会和公开弟兄会之间。慕勒乔治（George Muller）是弟兄会中间领头的弟兄之一。他是真正属神的人，在十九世纪被称为信心之王。他非常有主的同在，但他对圣经的领会，与达秘所看见的有很大的差距。达秘及其跟从者坚持不接纳任何仍然联于公会的人。他们认为所有公会都是罪，是邪恶的。因此在他们眼中，不管一个人多么好，多么属灵，只要他还留在公会里，他们就视他与恶为伴。他们将公会中的基督徒视为恶伴侣，并且不接纳这样的人。然而，慕勒却说这不公平。他说许多与公会有牵连的亲爱的圣徒，仍然很亲近主。他坚持认为这些信徒不该被弃绝，乃要被接纳。这就是达秘与慕勒之间的不合，引发弟兄们中间另一次分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弟兄们中间主要出现三班人：牛顿派弟兄会、闭关弟兄会、和公开弟兄会。在美国所谓的普里茅斯弟兄会，主要是指公开弟兄会。从一八二八年弟兄会形成之后，他们在九十年内分裂成一百多个团体。今天在弟兄会中间有各种的分会。一位在弟兄会中间的姊妹曾告诉我，有一个弟兄会团体，是因着要不要在聚会中使用风琴而分裂的。

在召会历史中，圣徒们对于被提有各种不同的观念。有人相信灾前被提，另有的相信灾后被提，还有的相信部分被提，就是在大灾难之前和之后都有被提。四十年前，我花很多时间来研究那一派最合乎圣经。那时倪弟兄释放了一些信息，论到被提的真理。他给我们一分名单，告诉我们在三派被提的真理中，有那些著名的信徒。达秘、开雷 (William Kelly)、叨雷 (R. A. Torrey)、布鲁克斯 (Phillips Brooks)、格雷 (James Gray)、加伯林 (A. C. Gaebelien)、赛斯 (J. A. Seiss)、慕迪 (D. L. Moody)、司可福 (C. I. Scofield) 等人相信灾前被提。慕勒、戈登 (A. J. Gordon)、宣信 (A. B. Simpson)、耳曼 (W. J. Erdman)、摩赫 (W. G. Moorehead)、霍斯特 (Henry Frost)、莱特 (James Wright)、和牛顿相信灾后被提。戴德生 (Hudson Taylor)、威普门 (Robert Chapman)、郭维德 (Robert Govett)、潘汤、彭伯 (G. H. Pember)、利德 (Paul Rader) 相信得胜者的被提，就是部分被提或灾中被提。利德继承了芝加哥慕迪纪念礼拜堂的叨雷。关于被提的真理，圣徒中间在道理上的不同造成了许多分裂。

虽然弟兄会中间起初的分裂，是开始于对被提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主向他们所启示的真理却大大帮助了主所有的儿女。我要说，基要派基督教神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来自弟兄会的教训。在美国，许多基要派神学院在使用司可福的教训。司可福是弟兄会中间一位伟大的学者和研究者。他所写的串珠圣经和圣经函授课程，其中几乎百分之九十是取自弟兄会的教训。慕迪曾说，如果全世界的书都烧毁了，只要留下一本圣经和马金多 (C. H. Mackintosh) 的五经略解，他就满足了；马金多乃是弟兄会中间一名大教师。不管基要派公会认不认同弟兄会的行动，他们基要的教训都深受弟兄会教训的影响。就某种意义说，弟兄会的教训对召会有帮助，但就另一面意义说，这些教训引起了分裂。弟兄会中间的行动，起初真是美妙。那段黄金时期对召会生活有很大帮助。许多属灵、寻求的基督徒都同意，这可能是主在启示录三章给非拉铁非召会之书信里预言得着应验的开始。然而，由于弟兄会过度强调道理，他们就分而再分。

主在处女地有新的开始

弟兄会运动开始一百年以后，主在中国大陆有了新的开始。在十八世纪，摩尔维亚弟兄们是在欧洲大陆；在十九世纪，主使用英国的弟兄会。一个世纪以后，主的行动到了远东。我在一九三三年进到上海与倪柝声弟兄同工。我每周至少三、四次到倪弟兄那里，他跟我分享了许多关于召会历史的事。他告诉我，主到中国是要有新的开始。他说主在二十世纪初被迫来到中国，因为就着正确的召会生活而论，欧洲和美洲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倪弟兄多半用中文和我交谈，但有时我们用到英文辞汇。当他和我谈到主在中国的行动时，他用到一个英文的辞“处女地” (virgin soil)。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辞。他说为着召会生活，当时中国乃是处女地。当然，这是主的作为。人绝无法想像，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儒家教训和佛教思想的异教国家，主会兴起一些事。

中国第一个在主恢复里的聚会，是一九二二年由倪柝声弟兄在他的家乡福州开始。我对主满了感谢，在本世纪初，祂将倪弟兄作为恩赐赐给祂的身体。我生在基督教里，长在基督教里，甚至在基督教里受教育。在寻求主的事上，我历经了组织基督教、基要派基督教、弟兄会基督教、甚至灵恩派基督教。我也进入内里生命派基督徒的教训中。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未遇到一个基督徒能与倪弟兄相比。我从他得着最大、最高的帮助。他几乎从每一个公会中，从每一种基督徒实行中，并从召会历史上所有寻求主的圣徒身上，撷取一些很好、有助益的点，然后传授给我们。我头一次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是站在许多前人的肩头上。

甚至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他就收集了超过三千本基督教经典书籍，包含从第一世纪起的基督徒著作。在他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的卧房满了书，床上还是两排书，只留下一条空隙让他得以躺下。有时我们会说倪弟兄是被埋在书堆里的。我对召会历史的认识，主要不是从书本读到的，而是与倪弟兄谈话得知的。他对我说到召会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事。他读了什么，不必回头再温习，就能透彻、准确的对你讲说所读过的内容。他这个人认识圣经，认识生命，认识主，认识召会，也认识召会历史。我们从他得着极大的帮助，不是狭窄、偏于一面的，而是包罗多面的。

在中国召会生活的早期，人来到我们中间，会不清楚我们到底是浸信会、长老会、灵恩派，还是弟兄会。这是因为这些团体中所有真理好的方面都在我们中间。我们像浸信会的人一样给人施浸，我们召会的治理像长老会。我们经历那灵的浇灌，像灵恩派所强调的。我们也有弟兄会所释放的真理。主借所有圣徒恢复的许多美好事物，我们都收集了，并且摆在一起，放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

倪弟兄的得救与蒙召

现在我要开始说到地方召会的历史，那是在中国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有古老的文化，充满了儒家教训和佛教思想。然而，主至终将祂的福音带到那里。主的名（就是主自己）、圣经、和福音都被带到中国。我信中文和合本圣经是圣经各种译本中，较好的译本之一。我们为此感谢主。

一九二〇年，中国有一位很有能力的布道家，名叫余慈度（Dora Yu）。她很年轻就得救，之后她的家人把她送到英国去学医。当她乘船到了法国的马赛港，她对船长说她必须回中国去传福音，于是船长把她送回来。她的父母对她极其失望。显然她是出自一个富有家庭，因为他们能送她到英国学医。但她传扬基督的意愿非常坚强，她的家人也无法劝阻她，只好告诉她，要与她断绝关系，并要她走自己的路，去传她的耶稣。从那时起，她传扬福音就非常有能力。

一九二〇年她应邀到倪弟兄的家乡福州；福州邻近广东省，就是靠近香港的一个省分。她在一家美以美会礼拜堂传福音，倪弟兄的父母常去那里。那时倪弟兄和他的父母都没有得救。倪弟兄的母亲英文说得很好，他父亲在海关作高级官员。在余慈度的一次聚会中，倪弟兄的母亲得救了。她在得救以前非常喜爱打麻将，那是很多中国人爱玩的一种赌博游戏。她是个很强、很会说话的女性，在家中支配一切，甚至支配她的丈夫。倪弟兄的父亲是很温和、安静、有教养的人。倪弟兄家有四男四女，倪弟兄排行第三，在他上面是两个姐姐。孩子们也感觉母亲在家里太专制了。然而，他们的母亲在福音聚会中得救后，回到家里，向全家彻底的认罪。她很厉害的承认自己一切的失败和过错。这真是主的作为。倪弟兄希奇她借着一场聚会竟有如此的转变。他深受母亲的认罪感动，就很想去看一个究竟。

隔天晚上他去听余慈度讲道，就被主抓住了。聚会中很多人流泪悔改。聚会非常有能力，倪弟兄完全被抓住，就在那天晚上得救了。根据他所作的见证，当天晚上他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借此他就蒙主呼召（见“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第一二至一三页）。他在得救那天晚上就同时蒙召。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许多未曾告诉人的事，我明白他这样对我说，是为了训练我。他蒙主呼召以后，主就开始预备他，并为着主的心意奇妙的使用他。

第四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提前一 3~7, 19 下至二十节, 四 1~3, 六 3~5, 20~21, 提后一 15, 二 16~22, 三 5, 四 3~4, 14~15, 多一 10~11, 14, 三 10~11。

在本章我们要继续交通，已过五十年来主在我们中间恢复的历史。在前一章，我们说到倪弟兄如何得救并在当晚蒙召。我们必须记得，他是借着一个中国本土女布道家得救的。主借着一位本土的姊妹，兴起倪弟兄这样的恩赐。

主借着和受恩姊妹预备倪弟兄

倪弟兄得救以后，接触到一位年长姊妹，她的名字是和受恩（M. E. Barber）。倪弟兄遇到她时，和教士大约六十岁。她是从英国来的。她年轻的时候，大约三十岁，被圣公会的差会打发来中国，到了倪弟兄家乡的省分。她在那里的时候，跟她一起的宣教士们因为妒忌，就捏造关于她的谣言；因着这样的诬告，差会就召她回国。

她对主有活的认识，总是操练学十字架的功课。她回去的时候，定意不说一句话来为自己辩白。她在英国住了几年。到了一个时候，差会的主席得知对她的控告是不实的，就要她把真相说出来。他对和受恩教士说，“我知道你在学十字架的功课，你不愿为自己说任何话。但你既然认识主的权柄，我作为你的权柄，请你把真相告诉我。”因此和受恩教士就在这立场上，说出事情的真相。她得了表白，差会马上决定打发她回中国。

在那时以前，她开始认识主关于召会的道路。她接触到潘汤（D. M. Panton），他是大教师郭维德（Robert Govett）的学生。潘汤弟兄认识了宗派的邪恶，就与另外一些人在公会以外有聚会。在今天的光中，我们能看见，在积极一面，就着正确召会生活的正确实行而言，他不是很清楚；但在消极一面，就着脱宗派而言，他是非常清楚地。和受恩教士与潘汤的团体接触以后，也清楚了宗派的事；于是她就辞去圣公会宣教士的职位。经过许多祷告以后，她清楚主要差她回到中国，这次是照着主的引导，不是透过任何差会。她回到中国，用人平常的话说，是自费的。她自己供给自己，回中国为主作工。她选了一个小镇，在倪弟兄家乡福州城外。她住的郊外小镇名叫罗星塔。和教士没有常常出外旅行，也没有宣传，就是住在那里，昼夜祷告。

倪弟兄得救后不久，就开始与和教士接触，从她得着许多帮助。倪弟兄至少有好几次，亲口告诉我关于他与和教士来往的事。起初，倪弟兄是与一班刚得救、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同去找和教士。和教士在主里很深，并且非常严格。因着她的严格，受成全的人常常受她责备。至终经过一段时间，仍然会去见和教士的就只剩倪弟兄一人。倪弟兄告诉我，他每次去见和教士，总是受责备。他告诉我，和教士越责备他，他越将自己送去给她责备。他说他这样作是因为从和教士得着了帮助。

一九三六年我被邀请到华中一带。几天以后，倪弟兄也受邀到那里，我们就住在一起。他告诉我：“李弟兄，如果和教士还活着，我们的光景会比今天好多了。”他又说，“一九三三年我去欧洲访问许多属灵人，实在说，照我里面的估量，在那时西方世界我所访问的属灵人当中，没有一个在属灵上能与和教士相比。”这给我们看见，为使倪弟兄作祂的恩赐，作祂的仆人，主有何种的预备。

和教士于一九二九年到主那里去；几乎在同一年，倪弟兄写完《属灵人》一书。和教士在她的遗嘱里，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倪弟兄。当然，她没有许多私人物品，但她将她的圣经连同其中所有的笔记，都遗赠给倪弟兄，那是非常宝贵的。后来倪弟兄告诉我，他想写一本关于和教士的传记，只是没有时间作这事。倪弟兄一直没有找到时间来写这样一本传记，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损失。他若能作这事，甚至到今天对我们都是莫大的帮助。

按照倪弟兄告诉我的，和教士总是活在主的同在里。有一天倪弟兄去见她，她正在另一个房间，倪弟兄在客厅等候。他告诉我，当他在那里等的时候，他深深地感觉到主的同在。和教士是在主里很深的人，她写了一些非常好的诗歌，收在我们的诗歌本里。她的诗都是在主里非常深的。

不仅如此，一天过一天她等候主的再来。一九二六年年底，她与倪弟兄一同散步。当他们走到一个转角，要到另一条街时，和教士对倪弟兄说，“也许在转弯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祂。”她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她的生活、行事都在我们那要来之主的面光中。我从未见过和教士，但我听到倪弟兄所说的以后，也得了很大的帮助。

倪弟兄乃是从和教士得着帮助，而奠定属灵生命的根基。倪弟兄常对人说，他是借一位姊妹得救，也是借一位姊妹得造就。和教士是英国人，来自西方世界，她认识当时基督教里属灵的伟人。借着和教士，倪弟兄认识了由郭维德、潘汤和宾路易师母等人所写的顶尖属灵书报。借着她的推介，倪弟兄得知关于解经和召会历史最好的书籍。

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读者，他很会辨别并挑选出关于基督的事物，为着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他亲口告诉我，在他尽职早期，他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给主，留下三分之一作生活费用，其余的三分之一就用来买书。

我到上海的头一年，住在倪弟兄家作客。一天他拿着两套书上楼到我的房间。他把这些书放在我床上，说，“这是给你的，”然后就走了。他给我阿福德（Dean Alford）所写的四册“给英语读者的新约”（The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阿福德是新约希腊文的权威，这四册书大大的帮助我认识圣经。倪弟兄给我的另一套书是达秘的五卷“圣经略解”（The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这套圣经略解可视为最好的解经书。我从这套解经书得到莫大的帮助。

倪弟兄告诉我，他曾通知伦敦那些销售二手书的书店，每逢他们收得他所订的书，可以马上寄出，他就付款。这样，他收集了第一世纪至今所有主要的基督徒经典著作。他拥有一套关于召会历史最佳的藏书，包括了历代属灵伟人传记及自传，还有他们最杰出的著作。

关于倪弟兄生平更多的细节，我推荐大家去读魏光禧弟兄编辑的“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一书。这本书包含三篇信息，是倪弟兄在一九三六年亲自作的见证，涵括倪弟兄属灵生命的前十六年。魏弟兄是倪弟兄的同学，借着倪弟兄得救，后来又成了他的同工。

现在我要开始按几个分类，来陈明已过五十年来的事。首先，我们要来看主在已过五十年间所给我们的启示。第二，我们要看关于召会生活的实行。第三，我们要来看倪弟兄的工作，包括他的外出行程和出版工作。然后我们要交通到倪弟兄所受的苦难——在他的职事中所受到的攻击和逼迫。我要说到我们中间已过历史里主要的这几类。在本章，我要陈述已过五十年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启示。我要列举四十六大项。

一九二二至一九七三年从主所领受的启示

一

得救的证实

主借倪弟兄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乃是得救的证实。主打发许多属神的人到中国作宣道士。他们传扬福音，却没有帮助人认识自己是得救的。倪弟兄被兴起以前，没有人在中国人中间把得救的证实讲清楚。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不认为人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得救。他们认为，说知道自己得救是太骄傲了。他们的观念是：人相信了主耶稣，就要尽力作好，直到见主的那日。到那一天他们才会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对他们来说，唯有等到那时他们才会确知自己得救。他们不相信人在今天就能确知自己得救。

许多中国人是真得救了。就某种意义说，他们领悟自己是神的儿女，但如果你查问他们，他们不会说自己得救了。然后，主兴起倪弟兄。他对得救的证实这件事非常清楚，这是他从主所看见并向信徒传讲的第一项。甚至当我一九三三年进到工作中与他在一起时，我们仍然释放关于得救证实的信息。我们总是帮助人认定一节圣经作他们得救的确据。这是因为他们得救的确据乃在于神写出来的话，同着圣灵的默示。我们会叫人读一节圣经，例如约三 16，直至他们领悟自己确实得救了。

二

基督教的偏差

倪弟兄得救后，就决志要读完整本圣经。借着这样的读经，主给他看见基督教的偏差。基督教已经偏离了圣经和主的道路。今天基督教许多的作法，都偏离了圣言。

三

召会

主给我们看见召会，主要是借着倪弟兄。这是主给我们第三项主要的启示。我们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倪弟兄告诉人说，召会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基督教的组织或差会。他宣告说，召会是一个生机体，乃是基督的身体；而就另一个意义说，召会是 *ekklesia*，艾克利西亚，这个希腊字意指召会是蒙召出来的会众。

四

公会

主也给我们看见公会主义的邪恶、错误。基督徒用许多不同的名字称呼自己，诸如路德会、卫理会、安立甘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这些公会乃是分裂。

五

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

主给我们看见，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如何扼杀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这制度包括人为的组织，连同其中的阶级、等级与地位。在罗马天主教里有神甫、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及教皇；在更正教会里有牧师；在国教里有主教和国家元首。按照圣经的启示，这制度在神眼中是邪恶可憎的。公会主义使基督的身体四分五裂，而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则扼杀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借着这两件事，整个基督的身体变为无有。

六

普遍的祭司体系

我们花许多时间教导信徒：他们都是祭司，并且能尽功用，作祭司事奉主。

七

长老治会

召会不需要任何组织或任何人为的管理、统治，但召会的确需要正确的长老治理。每一个地方召会都需要一班老练的弟兄来作领头的，作监督，好监管召会的活动。

八

正确的受浸和正确的擘饼

主给我们看见，正确的受浸乃是浸入水里；祂也给我们看见擘饼正确的路。

九

蒙头和接手

主给倪弟兄看见，蒙头的真正意义，以及给圣徒接手真实地实行。

十

凭信而活

我们学习不是被任何人雇用来事奉主，就是不靠任何差会、组织或所谓的堂会来事奉主。我们学习凭着信靠神而活。倪弟兄领头在我们中间这样生活。在“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这本书里，倪弟兄分享他对信心生活的经历（四六至五六页）。

十一

神医

借着倪弟兄的经历，我们得以领悟正确的神医，乃是造就内里生命的医治。倪弟兄所看见并经历的神医，不是仅仅外在的恩赐，而是一种能带来内里造就的医治。倪弟兄自己就经历了这种医治。一九二九年，他患肺病几乎至死。他病到一个地步，甚至无法起床行走。有一天，他从神得着圣经上一句专特的话。他站立在这句话上，从床上起来。他走到一位圣徒家里，当时有些弟兄姊妹正聚在那里为他祷告。当他向大家宣告自己得医治了，众人都满了感谢和赞美（见“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三六至四二页）。

十二

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和再来

主给倪弟兄看见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许多项目，包括客观和主观这两面。主也给倪弟兄看见许多关于复活、升天和再来的真理。一九二五年，我开始读到他讲论这些真理的刊物。

十三

圣灵的内住

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再来的基督，如今正凭着祂的灵住在我们灵里。倪弟兄花许多时间说到关于内住之灵的真理。

十四

圣灵的浇灌

倪弟兄自己对圣灵的浇灌有丰富的经历，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他说圣灵的浸就是圣灵的浇灌。

十五

三部分的人

一九二五年以前，倪弟兄就看见人的三部分。之后他写了《属灵人》一书。在所有华人基督徒著作中，我不相信曾有人写过一本书，对人灵、魂、体这三部分有如此清楚地异象。关于三部分人的真理，其中主要的点乃是人的灵。

十六

借信得圣别

也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倪弟兄看见借信得圣别的真理。他指出卫斯理约翰关于成圣的教训，其实不是成圣，而是渴望无罪的完全，就是人脱罪而得完全。他也点出弟兄会所看见的。弟兄会指出主在马太二十三章所说，论到殿使金子成圣，坛使礼物成圣的话：凡俗的金子借着改变地位，从凡俗的地方转移到圣别的地方，就在地位上成圣了（太二三 17）。金子在殿里就是圣别的。主也指出，坛使礼物成圣（太二三 19）。凡俗的动物被献在坛上就成圣了。这是借着改变礼物的地点，从凡俗的地方转移到圣别的地方，而有地位上的成圣。弟兄会也指出，我们所吃的食物借着祷告就得圣别了。这是根据提前四 4~5。弟兄会所看见的真理，乃是关于地位上的圣别。

倪弟兄接着给我们看见，圣别不仅是地位上的，也是性质上的。因着被圣别而有性质上的改变，就是变化。主在性质一面圣别我们时，就用祂自己浸透我们，将祂自己作为新元素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变化成为祂的形像。

十七

内里的生命

借着倪弟兄的职事，我们丰丰富富的被带进内里生命的异象和经历里。十七世纪的奥秘派对内里生命的事有些看见，但他们所看见的，不像主今天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多。

十八

得胜者

因着召会的堕落，许多基督徒都失败了。因此，主呼召一些人作得胜者。这项真理见于启示录二、三章里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在召会堕落时，主向一些爱祂的人发出得胜者的呼召。

十九

国度

随着得胜者的启示，倪弟兄同时看见关于国度的真理。他主要是从郭维德和潘汤的教训得着帮助。关于国度的真理是合乎圣经的，并且非常深奥。许多基要、传统的神学定罪国度真理的启示。但是根据新约正确的教训，当主回来时，并非所有信徒都会进入诸天的国，就是千年国。唯有得胜者才能在千年国里与主一同作王。在来世与主耶稣同王，乃是给得胜圣徒的赏赐。

二十

被提

被提的启示与国度的启示是并行的。今天基要派神学普遍的教训告诉人，整个召会要在灾难前被提。然而，根据圣经的真理，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章指出，倪弟兄看见，圣徒中间对于被提有不同的信念。根据真理，得胜者会在灾前被提。

国度是赏赐的事，而被提乃是成熟的事。被提好比田间庄稼的收割。庄稼若不成熟就不能收割。当庄稼生命成熟了，农夫就从田间收取并放进仓里。因此，我们都需要生命成熟。我们需要成熟，然后主要来将我们收割。倪弟兄看见关于得胜者、以及国度作为给得胜者赏赐的启示。他也看见关于被提的真理，圣徒被提需要成熟。

二一

属灵的争战

约在一九二五年，倪弟兄开始看见关于属灵争战的真理。他看见神的神圣定旨，而为了成就这神圣的定旨，在这宇宙中需要有属灵的争战。特别是在这地上，神与祂仇敌撒但之间有一个冲突，一场争战。这争战牵涉神所有的儿女。我们若站在撒但那一边，就是与神对抗。我们若站在神这边，就要与撒但对抗。所有得胜的圣徒都必须领悟，他们乃是在战场上为着神的神圣定旨争战。一九二八年倪弟兄在上海召开一次特会，释放好些论到属灵争战的信息。

二二

基督的中心与普及

一九三四年一月，倪弟兄在上海召开一次特会，论到基督的中心与普及。我负责出版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非常美妙，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与圆周，为着成就神永远的定旨。

二三

地方召会的界限

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倪弟兄看见关于地方召会之界限的真理。一九三三年，他受弟兄会邀请到英国访问他们。他们也带他到加拿大和美国。那时他看见了弟兄会中间的混乱与分裂。一个城市里有好几处弟兄会的聚集。这使倪弟兄困惑，所以他花一年时间再次查考研读新约，好找出地方召会的界限在那里。至终他看见新约清楚启示，地方召会的界限乃是该地方召会所在之城市的界限。一九三四年一月，他释放四篇重要的信息论到这项真理，同年这些信息刊印成书，名为“聚会的生活”。倪弟兄叫我为这本书写序言。

二四

得胜的生命

到一九三四年，在中国有许多信徒脱离公会，转到主恢复的路上，但他们大多数太注意外在的事物，就如脱宗派、蒙头、受浸等。倪弟兄因此负担沉重。他已经看见了关于得胜生命的真理，但在一九三五年，他对这事有更厉害的看见。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开了一次特会，跟我们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特会在我家乡举行，他就接待在我家里。这次特会在我们中间从华北我的家乡开始，带进一次普遍的复兴。一九三五年回到上海以后，倪弟兄也讲了这些信息。

二五

地方召会的立场

一九三七年初，倪弟兄开始不只看见地方召会的界限，更看见地方召会的立场。因着基督教的混乱，倪弟兄回到新约圣经来研究关于召会实际显出的真理。根据他对新约的研读和研究，他发现一个城市只该有一个召会。一个地方召会就是一个城市里的召会。地方召会的立场就是一的立场，也可称为地方的立场。如果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就该是洛杉矶的召会在那里聚会。如果我们在圣地牙哥，我们就该是圣地牙哥的召会在那里聚会。这不仅合乎圣经，也合乎逻辑。

一九三七年倪弟兄释放关于地方立场的信息。那时我和几位同工在华北最大的港口天津作工；我们收到倪弟兄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我们去参加他在年初紧急召开的特会。那时所释放的信息，收录在《工作的再思》一书中。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那次特会中，倪弟兄生病了。所以当年九月和十月，在日本军队开始侵华后，他把那些信息又讲了一遍。当时我们许多人退到中国内陆，聚集在汉口，倪弟兄把那些信息讲给更多人听。到那时，对于召会我们从里到外都清楚了。我们清楚认识召会的内涵，也认识召会的实行。

二六

召会生活的实行

倪弟兄看见召会的立场以后，对召会生活的实行变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一九四〇年，我在上海参加训练。那一天我和他正走下一个楼梯，他伸出手来对我说，“弟兄，我们手上有召会生活的蓝图。”他说这话以后，我就想问到底这蓝图是什么；我想看看这蓝图。赞美主！至终倪弟兄给我们看见召会生活实行的蓝图。

我们不该以为我们目前实行的召会生活是一件小事。一九四〇年在上海，我看见召会生活实行的蓝图，就带到华北去实行。我要见证，这蓝图实在可行。借着把这蓝图实际作出来，就在华北带下一次大复兴。我们照着倪弟兄从主所领受的蓝图来实行召会生活，就享受到这样的复兴。

二七

基督的身体

从一九四〇年起，倪弟兄总是着重的说到基督的身体。他非常有负担要我们看见身体。一篇又一篇的信息，一次又一次的特会，他总是着重的说到这一件事——看见身体。倪弟兄非常亲切、温和、和蔼，但他对我们这些受训者，有时却很率直。他会问我们有否看见身体，然后叫人作见证，说说自己所看见的。等到见证过后，他会说，“你并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然后他会指出他们所说的话，证明他们并没有看见身体，并且证明对他们来说，身体只是理论或道理。我们可能在道理上认识身体，但这对我们还不是真实的。他一再强调，我们需要身体的异象。

二八

召会的权柄

倪弟兄也着重的说到召会的权柄。从一九四〇至四二年，他将这个异象传输给召会。

二九

配搭

随着基督身体的异象，以及召会权柄的真理，倪弟兄也分享到，为着实行召会生活而有的配搭。我们在召会中实际的生活，该与身体上的肢体有配搭。

三十

召会传福音

从一九四〇年起，我们开始看见召会传福音。这种传福音不是仅仅靠一些个别的传福音者，乃是借由全召会。召会这样传福音非常有果效。

三一

移民

一九四二、四三年间，主恢复中的召会开始看见移民的需要。我们中间第一次移民是从华北移到内蒙古。单单一艘船上，就有七十个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从我家乡移到内蒙古的一个城市。另一次是三十个人，从我家乡移到中国东北南边的一个镇。圣徒的移民，将召会生活开展到中国其他地方。

三二

召会是地方的，工作是区域的

战后，一九四八年，倪弟兄开始看见召会是地方的，工作却是区域的。召会是地方的问题，工作却是地区的问题。《教会的路》一书末了的一章论到这个真理。

三三

外面之人的破碎，以及灵的出来

倪弟兄在经过一切苦难时，学得一个基本的功课——外面之人的破碎，以及灵的出来。有一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收录了倪弟兄说到这项真理的信息。该书的英文书名“灵的释放”（The Release of the Spirit）不是那么贴切（此乃指该书早期英文译本——译注）。倪弟兄所说的，更多重在外面之人的破碎，而灵的出来不过是外面之人破碎的结果。

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住在那里将近三年。每当我与倪弟兄在一起，他总是强调我们天然的人需要被破碎，我们外面的人，我们的己，我们天然的组成必须被破碎。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圣灵的管治；这是为着破碎我们外面的人，使我们有圣灵内住其中的灵，得以释放。当我们的灵得着释放，圣灵就自然的同着我们的灵释放出来。

倪弟兄告诉我们，每当我们传讲信息时，都必须释放我们的灵。然而，他接着说，只要我们仍然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我们的灵就不容易释放出来。天然的人就像一层壳，包围着我们的灵。所以我们需要把外壳打破，好叫里面的灵得释放。然后神的灵带着基督，就能丰丰富富的供应给人。这就是关于外面之人的破碎，以及灵的出来这个真理。

我不喜欢有些人所翻译倪弟兄的书，因为其中没有传达倪弟兄所要传达的准确意义。甚至在他讲这个题目的信息以前，他就向我解释过他对外面之人的破碎，以及灵的出来的负担。我担心许多人读了“灵的释放”这本英文译本，会以为灵的释放是指圣灵得释放。这与真理不符。释放灵并不是释放圣灵，而是释放我们的灵。当我们的灵得释放时，圣灵也同着我们的灵得着释放。为要成就这事，我们天然的人，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

三四

认识并操练人的灵

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倪弟兄就看见了人的三部分。以后我们得着帮助认识人的灵，并操练、运用人的灵。我们受教导，要转向我们的灵，并留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人的灵可比作电气开关。要应用建筑物里的电，必须打开开关。我们的灵就是开关，可以应用作为那灵之基督的一切事物。

三五

真实地建造

倪弟兄强调，我们都需要在基督的身体里有真实地建造。我们不该仅仅在道理上谈论建造。倪弟兄说，我们必须想想，自己实际与谁建造在一起。他说，“你可能很会讲道，能释放许多关于建造的信息，但是你曾与谁建造在一起呢？”我们需要真实地建造。在战后，倪弟兄每次不是讲外面之人的破碎，就是讲建造。当倪弟兄问我们与谁建造在一起时，大家都不知如何作答；很少人能有充分地答复，因为我们的光景都被暴露了。虽然倪弟兄很亲切、温和，但他对受训者却很率直、严格。有时他放胆的调整我，使我从他的训练得到莫大帮助。

三六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

基督今天乃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半告诉我们，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个点带给召会多少生命！

三七

享受主—吃主喝主

一九四八年以后，我们开始看见如何吃主喝主。换句话说，我们开始看见我们需要享受主。这也包括基督作生命树，好作食物的启示。

三八

祷读

一九六六年，我们被带到祷读神的话这实行中。

三九

呼求主名

一九六七年我们看见呼求主名的真理。

四十

呼吸主

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呼吸主作为圣气，就是圣灵。

四一

普遍的申言

一九六八年我们看见人人都要申言。我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林前十四 31）。

四二

七倍加强的灵

一九六九年在宾州伊利市（Erie），主给我们看见七倍加强的灵。

四三

基督与宗教相对

一九七〇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一次国际特会中，我们看见基督与宗教相对的启示。

四四

召会是新人

一九七〇年主清楚给我们看见，召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更是新人。

四五

基督是召会的人位

一九七一年，我们看见基督作我们人位的真理。

四六

废掉规条

之后，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一切规条的真理。

基督与召会

以上所列一切项目的总和就是基督与召会，这是极大的奥秘。基督是内容，召会是显出。换句话说，基督在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召会在外面作我们的生活。召会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第五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彼后一 2, 15, 三 3~4, 约壹二 18~19, 22, 四 1~3, 约翰二书七节, 9~11, 约翰三书 9~10, 犹大书 3~4, 11~13, 17~21。

我愿意再说，我盼望大家将读经栏所列的经节都祷读过。我们把这些经节祷读到我们里面，就能看见以基督为我们生命之正确的召会生活。

召会生活的实行

在前一章里，我们看过主在已过五十年来给我们看见的主要启示。在本章我们要来看，已过五十年来在主的恢复里召会生活的实行。

在倪弟兄家乡召会生活的开始

在我们中间召会生活的实行，开始于一九二二年，就是倪弟兄得救两年之后。第一个地方召会建立在他家乡，在中国南方的福州。他与另外几位青年基督徒，看见基督教偏离了圣经里所启示神的路。当时开始在一位姊妹家里聚会的不超过十个人；但两年之后，发生了很消极的事。这位姊妹的丈夫成了中国基督徒中间一位很受欢迎的布道家。他在上海遇到一位宣道会的传教士吴伯瑞（Mr. Woodbury）。吴教士是一个属神的人，却在公会里。他劝这位弟兄要接受正式按立，使他可以被基督教的各堂会邀请。于是吴伯瑞就被安排从上海来到福州，按立这位弟兄。

倪弟兄知道了这件事，就在一次聚会中释放了一篇信息，讲旧约里约柜的历史。帐幕连同约柜的建造，是照着神属天的设计。帐幕预表召会，约柜预表基督。当以色列人光景正常，约柜是在帐幕里；当他们光景不正常时，约柜就被掳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候，约柜在一个地方，而空的帐幕又在另一个地方。倪弟兄那时不过二十一岁，却能讲出这样一篇关于约柜历史的信息，指出我们基督徒今天是在不正常的光景里。光景不正常时，神并不在意那个虚空的帐幕，而是在意约柜，就是基督。倪弟兄这样应用说，神并不在意外在的事，就如被按立作所谓的牧师等。倪弟兄当时的信息，有人写了笔记，九年后我有机会读到，这篇信息很有启示。

因着这篇信息，倪弟兄被六位弟兄革除，其中领头的就是那位成了布道家的王载弟兄。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向我说起整件事，他花了好几小时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因着他被革除，福州的聚会就成了“洼湿之处”（参结四七11）。倪弟兄在一些著作中，称此为半路凉亭。他把这样的聚集比作有些以色列人脱离被掳之地的情形；他们离开巴比伦，却从未回归并进入耶路撒冷，只停在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中间的半路上。在福州聚会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借着倪弟兄传福音带得救的，他们许多人来见倪弟兄，表示不同意他被革除。然而，倪弟兄告诉他们，他深觉必须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决定离开。

召会生活的扩展

于是倪弟兄离开福州，到罗星塔去。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发行基督报，到一九二六年底，他受主引导去上海，又到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开始工作。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在上海兴起了召会；后来上海召会成了中国最大、领头并中心的召会。从上海开始，召会的实行扩展到全中国。一九三二年，召会生活的实行扩展到北方，开始于我的家乡烟台，后扩展到北方最大的海港天津，并到了北平。一九三三年召会的实行也扩展到东北，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地方。一九三四年，召会生活继续从上海和烟台扩展到中国本土多处。一九三七年，由于日本侵华，许多中国人退到内地，许多弟兄们也往西走，开始召会生活。一九三七年，在战时的首都重庆，开始有召会生活。一九三八至三九年，召会生活扩展至香港。一九四三年，召会生活从我家乡借移民开展到内蒙古。大约一年内，借着七十位由烟台移民去的人，内蒙古有四十多处地方召会被兴起来。战后，一九四八、四九年间，我们中间有一次大复兴。借着那次复兴，召会生活扩展到大部分城市。到了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三十三个省分和主要城市，已经有好几百处地方召会。

也是在一九四九年，GC党接管了中国大陆。我们中间约有三百五十至五百位圣徒从大陆迁到台湾。一九四七年已有些弟兄到台湾开始召会生活，不过人数非常少。一九四八年人数加多了，一九四九年我也受工作差派到了台湾。之后在六年之间，我们的人数从约五百位增加到二万。如今在台湾岛上约有七十处地方召会。今天（编者注——一九七三年）在台北的召会就有二万一千位圣徒，分在十四个会所聚会。

借着倪弟兄，主的行动也到了东南亚。一九二四年，就是倪弟兄被福州召会革除那年，他去到马来西亚，那时他二十一岁，和母亲一同造访一个城市叫实兆远。借着那次访问，兴起了东南亚第一个地方召会。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借着中国人的移民，召会生活从中国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各地。然后在一九五〇年，正当地召会生活扩展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一九五七年，召会生活扩展到日本。一九五八年，召会生活扩展到美国，开始于旧金山。一九五九年，召会生活扩展到巴西；一九六三年到加拿大，一九六五年到了南韩，一九七〇年到纽西兰和澳洲，一九七二年到迦纳。这些年分和地点给我们看见召会在这地上扩展的一幅图画。

倪弟兄工作的简述

向同学传福音

我们看过主所给我们的启示，又从我们的历史看过召会生活的实行，现在我们要来看倪弟兄的工作。倪弟兄在一九二〇年得救以后，立刻开始为主作工。那时他不过是个高中学生。得救以后，他就开始向他的同学传福音。他曾亲口告诉我，他每逢周六都禁食祷告，为了预备隔天向同学传福音。他的学校学生人数不到一百五十位。大概一年之内，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得救了。借着他的传讲，那所学校就有了真实的复兴。那时人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学生们坐在树下读圣经，或坐在草地上研究圣经并一同祷告。

早期的刊物

一九二二年，召会生活在倪弟兄家乡开始。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分刊物，名叫“复兴报”。我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读到这报，却因太难读不懂，因为那对我太深了。我是从我的二姐那里得到这分刊物；那时她在南京读女子神学院，拿到倪弟兄的一些著作，就在暑假带回家。复兴报里的文章，都是论到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的原则。

一九二四年，倪弟兄被他家乡的召会革除，搬到罗星塔住；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出版第二分刊物，称为“基督徒报”。这是一分月刊，通常约六、七十页。在那分报里，倪弟兄解开了启示录头三章；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二至三章里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借着那些论到七封书信的信息，基督教堕落的光景被暴露无遗，正当地召会生活也启示出来。全中国许多年轻人读了那些信息，眼睛就得开启，我就是这许多年轻人中的一个。借着那些信息，我看见宗派主义的邪恶，我也看见了召会的异象。这分刊物一共有二十四期。凡好好读过这分刊物的都得着启示和灵感。倪弟兄年仅二十二岁，竟能把圣经解释得这么好，真令人惊讶。在这分刊物里，他也解释了创世记头两章。他将神六天的创造都应用到基督身上。他分享说，第三天从水里露出来的地，乃是基督从死里出来的图画。基督乃是第三天复活，产生各种生命的美地。

上海召会生活的开始，以及倪弟兄与弟兄会的接触

一九二六年倪弟兄到了上海，在那里开始召会生活。一九二二至二七年间，倪弟兄受邀在基督教许多地方讲道，但在上海召会兴起并茁壮以后，就很少有人请他了。从一九二七年直到倪弟兄进入荣耀，他只被公会邀请过一次，那就是到我家乡南浸信会的神学院。那次是我们头一次碰面，他就住在我家。一九三八、三九年，他被英国和北欧一些基督徒邀请，那次邀请是属于另一类。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倪弟兄读到英国弟兄会（闭关弟兄会）的一些著作。我们曾指出，弟兄会是主在一八二五至二八年间所兴起的，但在十五年内，他们就分裂为三大派别。其中一派是跟随达秘（Darby）的闭关弟兄会。另一派是慕勒（George Muller）所带领的公开弟兄会，或称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最严紧的一派是牛顿（Benjamin Newton）所带领的，他不赞同达秘关于圣徒被提的说法。倪弟兄读过达秘的许多著作。这些著作非常好，他从其中得到许多帮助。因着倪弟兄所得着的帮助，我们早期召会生活的聚会方式很接近弟兄会的方式。有人甚至称我们是英国弟兄会的中国版本。

倪弟兄从各种不同的基督徒实行中，挑出所有优良的点，摆在一起，放在召会生活里。后来弟兄会，特别是英国弟兄会，得知中国有这样一班基督徒，被主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兴起，他们就开始与倪弟兄通信。然后他们提议差派几位来访问我们。倪弟兄同意接待他们，但他告诉他们不可把他们的背景带进来。他们答应不会这样作，于是一九三一年他们就来到上海。在那时期，这个闭关弟兄会的团体算是当时弟兄会中最好的，一位名叫戴勒（James Taylor）的弟兄是他们中间的教师。我们在洛杉矶的第一个会所，艾尔登会所，原本是他们的会所，一九六五年我们就是从戴勒的儿子手中买过来的。当时到上海来访问的，有一位叫巴罗（Charles Barlow），另一位叫豪斯（W. J. House）。这两位是他们中间发言的。他们来到我们这里，非但没有遵照事先的约定，单纯以信徒的身分来访问，反而带来所谓弟兄会的实行。这引起许多的麻烦，倪弟兄也很难应付这种情形。

然后他们邀请倪弟兄去访问他们，倪弟兄就在一九三三年去了。他经过法国到了英国，在那里住了一些时间。一位英国的弟兄带他到美国，又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戴勒弟兄曾写了好些信件，他与倪弟兄当时的通信也留下记录。同年，倪弟兄从欧洲回到中国，那时我已完全被带进工作里，在上海与他一起。他亲口告诉我所有在海外访问的事。弟兄会应许他，只要他走弟兄会的路，他们会帮他在上海买一块地，造一个大会所。他们也应许给他别的东西，但是倪弟兄向他们所有的提议说“不”。

得胜聚会

倪弟兄去访问弟兄会以前，已经召集过两次特会；他称这些特会为“得胜聚会”。一次在一九二八年，另一次在一九三一年，就是当弟兄会的人来上海的时候。一九三四年，他召集第三次得胜聚会。在那十天的特会中，他释放信息，说到基督的中心与普及。整个特会我都在场。倪弟兄要我在主日向前来参加特会的全体访客释放一篇信息，作为特会的序言。我也负责将所有信息完整的记录下来。这次特会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也得了最大的帮助。那是我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一个真正的转捩点。在那一年，一九三四年，倪弟兄把工作更多交托给我，有时他离开上海，就把他的工作放在我肩头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在西湖旁的杭州举行一次特会，说到神的得胜者。在特会末了，他结了婚，并叫我作他的男傧相。

一九三五至三九年倪弟兄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倪弟兄有负担到伦敦访问史百克（T. Austin—Sparks）弟兄。在去欧洲以前，他先安排在夏天到我家乡烟台。后来，他与倪师母同来，住在我家。在那里他有一次特会，说到基督是得胜的生命，借此在我们中间带进了一次更深的复兴。然后他取消了原本计划的欧洲之行，回到上海，在那里有特会。那是我们中间召会生活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个大转弯。借着主这次的行动，召会生活就扩展到其他城市。一九三七年倪弟兄开始看见同工们需要从一城到另一城，在各处设立地方召会。于是他释放了一连串信息，一九三七年一月首先在上海对少数的同工们讲，我也在其中；然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汉口他再讲一次。这些信息后来刊印成书，名为《工作的再思》。以后中日战争开始，一九三八、三九年间他出国到欧洲访问，在伦敦住了一年半，也去访问了北欧各国。

倪弟兄一生最具战略性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夏天，倪弟兄回到中国，有一次特会讲到基督的身体。当他从英国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打电报到华北给我，要我来参加他的特会。那时我正与四位年轻弟兄在华北各处作工，我们就一起到了上海。这次特会是我一生中另一次重大的转捩点。倪弟兄一再着重说到一件事——基督的身体。

从一九三九年八月那时起，直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倪弟兄几乎每个月在上海都有特会。不仅如此，倪弟兄每周三晚间都在上海向全召会尽职讲道。他每周也用几个早上陪同受他训练的人。我在他那里受他的训练，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上海，早晨跟他聚会的人数不超过一百，他会叫我们作见证，说说自己怎样看见了身体。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看见身体的。有些人作了见证之后，倪弟兄就来分析他们的说话，并指出所有重要的点，证明他们没有看见身体。有些人可能说自己看见了身体，但他们的话暴露出其实他们从未看见过身体。当时在场的人都完全被折服，承认自己虽然有身体这个辞，却没有真正看见身体。

倪弟兄那时关于身体的交通，乃是他一生中最具战略性的工作。从一九三三年起，我与他非常接近；他把我摆在一个地位，与他一同扛抬约柜，与他并肩工作。因着我一直是他的助手，所以我知道他所作的。所有关于工作的通启，他常和我一同签名。我一直关注他，他也一直教导我，与我交通，并让我知道他要作的一切事。他最具战略性的工作，就是些年间关于基督身体的交通。也许自早期使徒以来，关乎召会作基督的身体，还没有人讲过那么扎实深邃的信息。许多人可能用到“身体”这个辞，也可能喜欢谈论关于身体的职事，却没有真正看见什么是身体。

那些年间，倪弟兄也说到属灵的争战不是个人的事，而是身体的事。一九〇四、〇五年间在威尔斯的复兴，在主手中最被主使用的是罗伯斯伊凡（Evan Roberts）。他在那次大复兴中学了一些关于属灵争战的功课。他将他的经历向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讲述，她就一一写下。宾路易师母根据这些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圣徒灵战”（War on the Saints）。因着她没有看见争战是身体的事，她书上所写的并不平衡，因此我不建议人去读这本书。有人读了宾路易师母这本书里的交通，结果惹来鬼魔的攻击。

这些关于属灵争战的著作，大多经由倪弟兄翻译成中文，放在他的三大册《属灵人》里。后来他在聚会中公开澄清，他后悔在这本书中包括了属灵争战那一章，因为那一章是从罗伯斯个人经历的观点来写的。我曾告诉人若想要印刷这本书，就该把那一章删去。那一章完全有违倪弟兄的原意。从一九四〇到四二年，他看见了身体并领悟属灵的争战不是个人的事，而是身体的事。按照我自己的经历，一九四〇年以前，从事属灵争战是很难的，但我们看见身体以后，就很容易进到这争战里。

对倪弟兄的背叛

由于倪弟兄那三年来的信息揭穿了仇敌的诡计，到了一九四二年，仇敌就在上海召会里兴起一场大风波。至终，上海的召会关了门，倪弟兄的职事停止达六年之久。有些不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说倪弟兄那六年全心去作他的药厂生意；其实绝不是这样。严格说来，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那六年间倪弟兄没有尽职，不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实在是因着从仇敌来的攻击。仇敌挑起一种对倪弟兄的背叛。一九四五年他在华西的重庆讲过道，那些信息收录在《教会的正统》一书中。这是那些年间他所讲过唯一的信息。

倪弟兄职事的恢复

一九四五年八月远东的战事结束，我被邀到上海。从一九四六年直到一九四九年上半，我都留在那里。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间，我个人与倪弟兄有许多时间在一起。我尽所能的请他恢复尽职，对我们讲道。我把需要向他陈明，但他告诉我，由于上海一些圣徒背叛的灵，他不能也不愿尽职事。至终主在我们中间赐下一次大复兴，倪弟兄的职事就借着那次复兴得恢复了。因着他的职事得恢复，在我们中间不只有一次复兴，更是有一次“大爆炸”。

六个月的训练

在他停止尽职的期间，倪弟兄得机会在福州附近一座小山上买了好些房子。那些房子是西教士为着避暑盖的。战时大多数西教士都要离去，他们很乐意以极低廉的价钱出售那些房子。倪弟兄买这些房子的用意，是要为将来的训练作预备。后来上海召会得复兴，他的职事恢复了，一九四八年就有八十到一百位圣徒上山到他那里，参加为时六个月的训练。在训练中每个人都非常喜乐，他们天天住在一起，赞美、唱诗、祷告，一天三次参加训练聚会。每天早晨、下午和晚上，倪弟兄至少释放四或五篇信息。在那次训练之后，这八十到一百位圣徒都下了山，分散到全中国，结果带来更大的爆炸。在山东省最大的城市青岛，召会曾在一天之内为七百位施浸。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正是半年训练结束后一个月。

在 GC 党接管以前出版书籍

一九四九年，倪弟兄打算有第二期训练，有一段很短的时期我也在其中；但 GC 党那年接管了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就分散了。GC 党占据一个地方以后，照例都会给人两年自由的时期，他们对倪弟兄也是如此。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倪弟兄有两年自由的时间。在那两年间，他尽力多多出版他的书，因为他预期会被囚下监。一九五二年他被捕下监四年之久。一九五六年被宣判十五年徒刑；但是他一直留在监里直到一九七二年去世。他被监禁二十年，直到他去世。这个交通给我们看见倪弟兄工作的概览。

下一章我们要交通到倪弟兄所受的苦难。我们与他在一起的年间，看见他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他是一个历经苦难的人。借着这些苦难，他从主学到许多重要的功课。我们感谢主，借着倪弟兄的苦难使我们得帮助—得造就、被建立。他是元首所赐给祂身体一个在生命里的恩赐。

第六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四）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启二 2，六 9 下，二 13~15，20，24，三 2，9，15~18，20，十七 4~6，十八 4。

倪弟兄借苦难所学的属灵功课

本章我们要开始来看倪弟兄借苦难所学的属灵功课。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在一起。当我刚进到工作中与他一起，特别在一九三三年十一、十二月以及一九三四年的一、二月间，他私下跟我讲到许多关于召会历史、他自己的事、和主在中国工作的历史。当然他的用意是要帮助我。他告诉我，他借苦难所学的功课。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讲述的事，因为那给我的印象太深刻，给我的帮助太大了。

借贫穷学习过信心的生活

倪弟兄所受的头一个苦难是贫穷。他蒙了光照，看见必须凭信事奉主，以答应主的呼召。他看见他不能受雇于任何差会、公会或个人。他操练单纯信靠神过生活（参“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四六至五六页）。我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也跟随倪弟兄走这道路。虽然非常艰难，但我们学习主的忠贞。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在那种情形下，我们都受贫穷之苦。当倪弟兄住在上海，召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有时他整天除了一点馒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吃的。这发生过好多次；我和其他同工也受过这样的苦，常常连下一餐在那里也不知道。主也实在行神迹来顾到我们。

一九三七年倪弟兄打电报叫我们到上海他那里。那时我被派在华北作工，而倪弟兄要在一月召开同工特会，释放《工作的再思》的信息。我们收到他要我们去特会的电报后，当晚就上火车，花三十六小时才到上海。火车的头等舱有卧铺，但我们没有钱，付不起，只能坐三等舱。到了上海，倪柝声弟兄就在车站等我们。上海的同工特会之后，我被邀请去杭州讲道，也被邀去首都南京，又经过好些城市。这样，我离家约有两个半月之久。

因着我是收到倪弟兄紧急的邀请而离家的，并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安顿家人的需要。那时我们有四个孩子。我离家约三、四周后，我家里就断炊了。我妻子和几个较大的孩子跪下为隔天的食物祷告。他们祷告后不久，一位年长的姊妹深夜来到我家。这位姊妹的经济情况很好，却不太爱主，甚至不常聚会。她告诉我妻子，当她在家时，心中觉得不安，感觉必须带一个封包来给我妻子。她把封包交给我妻子，就走了。封包里面有一笔钱，正好应付我家人的需用。这说出当我们凭着信靠主而活时，祂如何顾到我们的需要。

那些日子，在中国那种经济情况之下，要信靠神过生活，没有被人雇用，真是艰难。在全中国，倪弟兄是我们中间走这条路的先锋。主耶稣真是需要他并用他开拓出这条路，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有时人对我说，“你是跟从倪柝声的。”虽然他们说这话是要贬低我，但我觉得真好，真荣耀。

借疾病学习信靠主，并凭复活的生命而活

倪弟兄的苦难也来自他的病痛。一九二四年他患了肺结核，一九二九年因这病几乎要死。至终，他得着从主而来的话，站在那话上，就得了医治。这见证可见于“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第三六至四二页。后来他患了胃病，然后又有心脏病。一九三四年以前，他一直未婚；而他的职事约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他尽职了十一年，没有妻子的帮助。他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直到一九三四年，他真的很受苦。

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常告诉我，他随时都会死去。许多次当他讲道时，他必须靠在讲台上，因为他非常疼痛。他告诉我，好几次在讲话的时候出冷汗。并且，很多次他去特会前，必须一直躺在床上，直到他要讲话的时候，他才起来；等到一讲完，就要马上回家躺下。我相信至终在一九七二年，他在 GC 党的监狱里是死于心脏病的。我们从他一个很近的亲属确实得知，他一直有心脏病，将近四十年之久。他一直在受苦。

借着贫穷，他学习了信心的功课，知道如何作“百合花”（太六 28），活在地上完全信靠神。他凭信靠神而活在这地上，不信靠任何人的帮助。不仅如此，因着他的病痛，他必须学习倚靠主。他学习凭复活的生命来应付肉身的需要。许多时候他尽职讲道，都不是凭着肉身的的能力或力量，而是凭着复活的生命。我看见他讲道时的确是这样。借着他一切的苦难，他学了真实地功课。我们从他这些功课得着何等大的帮助，实在无法估计。我个人就从他的经历得了莫大的帮助。

借来自基督教的逼迫学习属灵的功课

除了贫穷和健康不佳，倪弟兄也遭受来自基督教的各种逼迫。这是他所受第三类的苦难。我愿意讲一点历史，好叫我们能看见倪弟兄所受这类苦难的背景。一九〇〇年在中国发生拳乱。有些人企图要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又强迫基督徒放弃基督，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受到逼迫。后来在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全中国不再逼迫基督教，反而许多人开始对基督教有正面的态度。我们已经看过，倪弟兄在一九二〇年得救，那是基督教变得比较风行的时候。那时主在许多大学里行动，许多年轻人就得救了。因此，不会有来自不信者的逼迫或反对；倪弟兄所受的逼迫几乎完全来自基督教。

借受藐视而学习出到营外，忍受主的凌辱

首先，基督教中有许多人藐视他这个不过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倪弟兄出版三册《属灵人》时，不过二十几岁。一位头号神学家评论说，倪弟兄只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不过是能把所读的英文书上许多东西翻成中文而已。倪弟兄的确受藐视。批评不像藐视那么严重。批评把我们“切割”，把我们“切成碎片”；但藐视比这个更厉害。在那些日子，我们特别常想到来十三 13：“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同着倪弟兄，一起出到营外就了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看那个凌辱就是十字架。我们越受藐视，就越快乐，因为我们是在背十字架。

借受批评而学习对付肉体

接着藐视之后，基督教开始批评倪弟兄。他受批评，因为他弃绝并否定基督教整个不合圣经的系统。倪弟兄在一九二五、二六年间出版的二十四期“基督徒报”，把堕落基督教里的一切都“拆毁”了。今天有人定罪我，说我与倪柝声不一样。但我所讲的，在强度上远比不上倪弟兄所释放那些详细暴露基督教堕落光景的话。基督教里的那些人必须出版许多批评他的文字，好为自己辩护。我注意到倪弟兄因着受批评，就学习对付肉体。他对于这些批评，从没有属肉体的反应。他学功课对付自己的肉体。

借受反对学习动机纯净

倪弟兄不仅遭受批评，更受基督教反对。在中国有一分基督教的刊物一期接一期的反对他。反对之后，接下来又攻击倪弟兄，极尽所能的要把他打倒。还好那时中国已是一个立宪的国家，有宗教自由。不然，倪弟兄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对他最厉害的攻击还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基督徒，而是来自西教士。西教士认为自己舍弃自己的国家、家庭，为主耶稣牺牲了那么多，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异教国家。他们这样作是要帮助人得救，以奠定根基，为他们的差会建立堂会；就如长老会传教士建立长老会，浸信会传教士建立浸信会等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堂会。有的西教士会把他们带得救的人聚集一起，帮他们照相，寄回去给差会的委员会，就可以得着酬报。

然后一个名叫倪柝声的年轻人，起来暴露宗派主义的错误。他尽职讲说主话语中的真理，就把西教士建立各公会的分裂立场拆毁了。他宣告公会都错了，只该有地方上的召会。倪弟兄说他很珍赏西教士，他们把圣经、基督的名、以及福音带到中国，但他也说，他们不该来建立自己差会的堂会。他说所有分裂的名称都该摆在一边，我们只该聚集成为召会，单单高举基督的名。

他的“基督徒报”逐渐流通，每个月订户达到一万；这分绝佳的刊物，倪弟兄每个月都刊印上万册。这就是为什么西教士如此攻击他。借着受攻击，倪弟兄学习一个功课——让自己的动机被炼净。他告诉我，当他受别人，特别受西教士攻击时，他就会问问自己。既然有这么多主的仆人攻击他，他就思量自己是否错了，因为他很珍赏西教士为了来到中国服事主，作了这么大的牺牲。因着受攻击，他就让自己被主核对，到底他的动机是否纯净。他学习与主办交涉，使自己的动机纯净。

有一天他跟我谈话，问到我的动机。我们每次在一起，从来不随便谈话或聊天。他问到我的动机，我信他是从主受感，要来试验我。我们交通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要去杭州；我很惊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不久之前我才去过。我说，“我去杭州，因为我觉得那里有些弟兄们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特地去帮助他们。”他很直的回答我说，“你这是要政治。”我告诉倪弟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话。我看自己只是小小的奴仆，去那里服事圣徒而已，他怎么会说我要政治呢？他回答说，“因为你是带着一个目的去杭州。”我说，“我的目的不坏，我去那里是为帮助圣徒！”他说，“那就是政治。”

倪弟兄说了这话后，我就想我怎能再服事主呢？至终他帮助我明白，人若要去一个地方，不该带着任何目的。我们为什么去一个地方？因为主引导我们去。主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去。我也许不清楚到那里作什么，但主知道。我这样去，就不是政治，而是纯净的。为什么我要去某个地方？是因着主的引导。我在那里要作什么？我不知道，但祂知道。这对我是很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仍在学这功课。我们服事主，要在行动上不带任何目的并不容易。我们能说，我们是为着主行动，而不带任何目的吗？照倪弟兄说，只要你带着目的，你就是政客。那个功课对我很难，却帮助我在服事上常常核对我的动机。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应该是主发起，而不是我们发起。我们该单单跟随主的带领。

那天倪弟兄的交通给我莫大的帮助。他是付了重大的代价来学这样的功课，然后传授给我们。我们受他的训练，不是仅仅学习一些道理。他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只抓住道理，乃要学习属灵的功课。他帮助我们领悟，当我们尽职教导人时，教导里必须照着我们的经历而满有实际。

借来自反对者和逼迫者的毁谤，学习不表白自己

基督教除了攻击倪弟兄之外，也散播关于他的谣言。在林后六 8，保罗称这些谣言是“恶名”。反对者尽所能的毁坏倪弟兄的名誉。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许多关于他不实的谣言。有一天和受恩教士的同工刘教士来访问倪弟兄，那时和受恩教士已到主那里去，但刘教士仍住在上海。她听到一些关于倪弟兄的传言，就要来看他。那时倪弟兄还是单身，刘教士从前与和受恩教士曾给他属灵上的帮助；所以刘教士有地位责备他。她带着责备的语气对倪弟兄说，“我听说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倪弟兄回答说，“是的。”然后刘教士很不高兴的说，“你怎么可以作这种事？”她非常失望，不久就走了。

倪弟兄跟我说到这事的时候，他说，“常受弟兄，你知道当时谁和我住在一起吗？那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病，所以我母亲从远方来照顾我。然后就有谣言传出去，说有一个女人和我同居。是的，的确有一个女人和我同住。”我觉得诧异，就问倪弟兄为什么不告诉刘教士说是他母亲和他同住。他说，“她没有问我那个女人是谁。”然后他说，“常受弟兄，我们必须学习，永远不要说什么来为自己表白，我们只该告诉人实情。”当刘教士质问他是否有女人和他同住时，倪弟兄所说的只有一个“是”。他学功课不为自己表白，所以必须忍受刘教士的责备。他说，“如果她问我谁与我同住，我就会告诉她。但她没有问，所以我不需要告诉她；我若告诉她，那就是为自己表白了。”

这给我们看见，倪弟兄如何借着他所受的苦难，一直学习主给他的属灵功课。我信在这个世纪，他是在主眼中一个最有用的器皿。我们看过一九四二年仇敌曾挑起一场很大的背叛攻击他。几乎所有的同工和领头人都反对倪弟兄。那时有一种说法：同工和领头的人当中，不反对他的只有“两个半”——一个姊妹和一个半弟兄。我是在“一个半弟兄”当中的那一个。我告诉人，我不在意他们怎么说到倪弟兄的错。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从他所学的功课。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与他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否认他所学习并传授给我那些扎实的东西。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到他。有些基督教里的人对我说，“你只是在跟随一个人——倪柝声。”我说，我能跟随这样一位从主来的人，那是我的荣耀。

主的表白

虽然在基督教里倪弟兄受到许多反对，但也有从主来的表白。一九三八、三九年间，他在英国，受邀去参加开西大会；那是一班非常推崇内里生命的基督徒的聚集。大会的主席听过关于倪柝声的事，所以请倪弟兄上台祷告。那些年间受邀在开西大会讲话或祷告，乃是一件大事。倪弟兄犹豫是否要作这样公开的祷告，但带他去参加的史百克弟兄，鼓励他这么作。因此倪弟兄就上台祷告。他的祷告把全会众抓住了。祷告之后有人讲信息；然而信息之后，没有人谈论那篇信息，却都谈到倪柝声的祷告。

那时倪弟兄也有机会与大会的主席有真正的交通；他也是内地会（到中国最好的差会）的主席。在他们的交通中，这位弟兄完全赞同倪弟兄。他告诉倪弟兄，主在中国所托付倪弟兄作的，乃是合乎戴德生的负担。他很抱歉他们的传教士错误的反对倪弟兄。这位弟兄后来特意到中国去，召集中国内地会全部的传教士到上海，公开告诉他们说，他们反对倪柝声的职事是错的。他告诉他们，倪弟兄所作的，正是他们所该作的。他也分享说，他们叫主失望，所以主兴起倪弟兄来代替他们。他建议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反对或攻击倪弟兄了。很可惜的，他离开以后，那些西教士更厉害的攻击倪弟兄。

从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在上海设立召会，直到他离世，他只被请到公会讲道一次；那是一九三二年在我的家乡。他到了那里，并住在我家。那是我们头一次碰面。就一面说，他很不受欢迎；就另一面说，他很出名，一直受基督教攻击。

倪弟兄职事的中心—基督作生命为着召会

今天有人出版倪弟兄在属灵一面关于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书籍，却不出版在实行一面关于召会的信息。因着关于基督作生命的书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倪弟兄非常出名。但这与他的本意完全相反。他从来不要这个。为这缘故，我们竭尽所能的出版倪弟兄论到召会的交通。

有人甚至谣传说，二次大战后，倪柝声改变了他对于召会和公会的观念；但是《教会的路》一书证实这说法并不正确。这书的信息都是倪弟兄在战后所讲的；最早一篇讲于一九四八年，末了一篇讲于一九五一年。这些信息证实倪弟兄从未改他的观念。战后我与他一同亲密作工至少两年半，他告诉我他心里的事。他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单为基督，乃是为着基督和祂的身体，就是召会。他说我们的异象不是仅仅基督作生命，乃是基督作生命为着召会。他尽职供应的，一直是基督与召会。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他亲自向我，有时向我和一位年长同工汪佩真姊妹，敞开他的心。

也有人控告说，李常受与倪柝声不同。有人写书控告我将圣经寓意化，超越了倪弟兄。他控告我在“荣耀的教会”一书（该书又名《圣洁没有瑕疵》）中把夏娃说成召会的预表，这样作太过分。然而，这位控告我的作者却没有看见，“荣耀的教会”是倪弟兄写的。他企图向人表明我与倪弟兄不同，但在主的主宰权柄下，他却使我与倪弟兄一样了。倪弟兄职事的中心，一直是论到基督作生命，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我们也一直持续在这个中心点上。

第七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五）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约七 39 上，十四 6~11，16~21，23，26，十六 7，13~15，十七 21，23，二十 22，约壹三 24 下，四 13。

在前面一章，我们看过倪弟兄借着苦难所学的功课。我们看过他所受的苦来自贫穷、疾病和基督教。他从基督教所受的苦难包括五项：遭受藐视、批评、反对、攻击，以及谣言所带来的恶名。最诡诈、最破坏人的乃是谣言。撒但是说谎者，也是一切说谎者的父（约八 44）。谣言就是谎言。倪弟兄在尽职时必须忍受许多关于他的谣言。临到他的这种苦难，来自于基督教的人。

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和我一同坐车要到上海郊外的江湾。当他驾着车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我说，“弟兄，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他这话是引用徒十三 46，保罗被犹太人弃绝以后所说的话。保罗和巴拿巴将福音传给犹太人，却遭受他们的弃绝和逼迫。因着犹太人弃绝保罗的职事，所以他说，“看哪，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到一九三四年倪弟兄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职事已经完全被基督教弃绝。他将他的职事摆在基督教跟前，所得的回报却是藐视、批评、反对、攻击和谣言。于是他告诉我，我们必须转向外邦人。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更多着力于把不信主的罪人带到召会来。在本章，我们要继续来看倪弟兄所受的另一苦。

倪弟兄在召会里所受的苦

不公正的被革除

倪弟兄因我们中间某些人所受的苦，比来自于基督教的苦更严重。我们曾指出，召会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二年倪弟兄的家乡。一九二四年他被六位弟兄革除。他被革除不是仅仅在会中报告，乃是见诸文字，并且是在他出外的时候。他曾将被革除的整个过程细细交通给我听。

那时他正在靠近上海的杭州作工，有人写信告诉他说，他被革除了。倪弟兄告诉我说，当他想要有所反应时，主来问他：“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吗？还是你要在自己手中？”因此在这件事上倪弟兄没有选择的余地。等到传福音的工作完毕，他就回到家乡。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从前他带得救的学生，因此对所发生的事非常忿怒。他们对于加在倪弟兄身上的事，完全不同意。他们到码头迎接他，他一下船，他们就告诉他说，不该接受这种革除，他必须采取行动。他因着旅途中有点晕船，所以叫他们当晚到他家交通这件事。

那天晚上他家挤满了人。但他们未到之先，从主那里有话来，叫他不要为自己表白，并且叫他第二天就离开那城。他告诉聚在他家的年轻人：“我不能作什么，因为主不让我作。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收拾行李，明天离开这里。”当倪弟兄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非常失望，许多人都哭了。一九二四年他就离开福州到了罗星塔。那时倪弟兄写了一首很美妙、很感人的诗歌，说到人学习背十字架而不表白自己，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诗歌四六八首）。这首很长的诗歌说出他当时的感觉和心情。

之后他领受负担出版“基督徒报”月刊。这分报的头几期，说到启示录一至三章和创世记一章中所启示的真理；那是倪弟兄在一九二五、二六年间极度受苦时所写出来的。在这段时期末了，他有负担到上海和南京，在那里开始新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底、二七年初，上海召会成立了。

我们来看倪弟兄的生平，需要看见一个原则：召会是由基督的生命借苦难而产生的。召会的产生就像妇人生孩子要受生产之苦。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就能很轻易的建立一个召会。召会是由基督的生命借着人的受苦而产生的。

忍受异议的人

中国大陆召会生活一开头，就有一位姊妹对倪弟兄表示异议。倪弟兄二十岁的时候，她大约二十五、六岁。她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姊妹，至终成了游行布道家，很受基督教看重。六位弟兄革除倪弟兄之后，她是对倪弟兄表示异议最主要的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当我们在上海有第三次得胜聚会时，她在聚会中总是表示异议。当倪弟兄讲话时，她一直摇头表示不同意。她比倪弟兄年长几岁，且多方受到人的敬重，但她又向倪弟兄持异议。多年来我看过许多异议者，这位姊妹是最强的一个。召会生活在中国开始的时候她就在其中，但至终她离开了。忍受这样的异议者，真叫倪弟兄受苦。

忍受别人的不成熟与无能

倪弟兄也因着那些在他周围之人的不成熟与无能而受苦。他与弟兄们一同背负责任，但是其余的弟兄们无法与他相比。他非常成熟能干，其他人却不成熟又无能。在中国大陆早期主的恢复里，倪柝声弟兄是一个独特、不凡的人。在属灵上，他远超过其他的弟兄们。他看见许多事，是弟兄们没有看见的。对于这种苦，我们大多不太明白。想想看，假如一位弟兄三十四岁，却必须与一位只有十五岁的弟兄一同事奉并担负责任。这个例子让我们多少能懂倪弟兄在这方面所受的苦。

因着弟兄们的不成熟，倪弟兄也必须忍受他们的顽梗。召会生活在中国开始于一九二二年，而我是一九三三年实际的进到工作里。我进来与倪弟兄同工以前，曾到上海访问他四个月之久。在那四个月的末了，倪弟兄对我说，“常受弟兄，我们弟兄们觉得，你应该把家搬来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同作工。你向主敞开，看主怎么说。”我到主面前去，就清楚我必须搬到上海来。

当我进来与倪弟兄同工时，他就把我摆在与他一同背负责任的地位。起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作，因为我在工作里可算是“新手”。其他几位已经在上海与倪弟兄一起六、七年了。我在工作中是一个新人，却立刻被摆在与倪弟兄同工的重要责任里。然后我发现其他弟兄们都在各忙各的事业、工作，只有一位弟兄是同工。我比倪弟兄小两岁，这位弟兄比倪弟兄长约七岁。他进到主的工作之前是一位邮政局长。

我要说到发生在这位弟兄身上的事，好给你们看见倪弟兄是怎样受苦。有一天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我们中间得救了，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倪弟兄很清楚这位初信者的情形，他同意这个人可以在离开中国以前受浸。然而，那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却不同意。倪弟兄问这位同工在担心什么，他说怕这位新人可能没有得救。于是倪弟兄说，若有什么错误，他愿意在主面前承当一切责任。那位同工仍然不同意让这新人受浸。倪弟兄曾在一些信息中分享过，在召会生活中总是需要交通，我们作事不能个人主义。因着倪弟兄坚持在交通中作每一件事，所以没有这位同工的同意，他是不会为这个新人施浸的。因此这位新人没有受浸就离开中国了。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出倪弟兄因为身旁的人不成熟而受苦。

我要再说另一件事，指明倪弟兄在这件事上所受的苦。我曾说过，倪弟兄从基督教各种的实行中采行了许多积极正面的事。在召会生活开头，我们的聚会大多采用弟兄会的作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称我们是弟兄会运动的中国版。开始时，我们的作法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照着弟兄会的作法。在弟兄会的聚会中，姊妹是不许开口的；唱诗可以，却不可说话，甚至不能祷告。

一九三三年我进到工作中，倪弟兄看见不让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对召会是一大损失。他清楚看见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完全是对的（参林前十一5，十四34与注4）。带头的姊妹们赞同倪弟兄所说的，但大多数所谓的领头人，却认为姊妹们不该发言。倪弟兄与他们交通，说我们应该释放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但几乎所有的弟兄们都说不。“不。”当倪弟兄提出这事时，我说，“阿们，”但其他人看我是新来的，认为我知道的不多。这是倪弟兄受苦的另一个例子。

在中国，召会生活开始实行时并不容易。倪弟兄是“先驱”，付代价为召会生活辟出道路；等到路开好了，我们就很容易走在召会生活这条路上。倪弟兄是开路者；他把我放在工作中与他很亲密的地位上，因为他很孤单。凭着主的怜悯，我的灵刚强的对倪弟兄说“阿们”。那成为他在受苦中的喜乐。我盼望我们都借着这交通学到属灵的功课。

忍受人要得地位的野心

倪弟兄也因着人有野心要得地位而受苦。因着他健康不好，常不能参加聚会。他作文字工作并顾到特会，但召会例行性的聚会就多半不能顾到了，所以他将所有聚会的责任交给我。当我刚进到工作中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非常主动、进取，表现得非常爱主。我很欣赏那位弟兄，就请他在一次主日下午聚会中讲道。那时我们在主日有三堂聚会——早上、下午和晚上各一堂。倪弟兄知道这事，就告诉我不该请那位弟兄讲道。我不知道那里错了，那时倪弟兄也没有告诉我。

至终我开始知道那位弟兄的光景。他是第三位来到上海过召会生活的。第二位是眼科医生俞大夫，第一位是那位曾作邮政局长的弟兄。这三位都是从上海中国内地会出来的。上海的传教士所以都反对倪弟兄，这是很大的原因。这三位都是那个差会所得着最拔尖的人。

从一九二七年这位特别的弟兄进到召会里，他一直很有野心要作长老，但他的确不够资格。他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倪弟兄不赞同他作领头人。至终，过了二十一年的召会生活后，他在一九四八年离开召会，造成一次分裂。他在家中开始一个聚会，雇了一个游行布道家，与士师记十七章米迦雇人作祭司的情形一样。

我看过几位弟兄，曾经过召会生活，期望得到一点地位。倪弟兄总是告诉人，召会不是组织，没有什么地位可以给人；召会是一生机体，只有活的肢体。人身体上任何安上去而有地位的东西，就如假牙，都是外来、没有生命的。今天中国所有著名的传道人，像我这个年纪的，几乎都经过主的恢复。他们来与我们聚过一段时间，期望在工作中得到一点地位，至终却发现没有地位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离开，成为反对的人。倪弟兄曾公开告诉我们，凡想要在召会生活中得着地位的，永远得不到地位。

我们中间有另一位弟兄，装作最属灵的人，为要实现他的野心。起初几乎全上海召会都被这位青年弟兄骗了，但渐渐的，“狐狸尾巴”一一露了出来。所有负责弟兄都相信他很属灵，有些人甚至因自己不像他那样属灵而感到羞愧。然而，至终这位青年弟兄被暴露出来；领头者和同工们才得知他的虚假，于是一致决定要对付他。他很有野心，却装作另外的样子。召会召集了一次紧急聚会，全会众都来在一起。在这次聚会中，一位同工宣布这位弟兄虚假的事，许多人也起来定罪他；他为全会众所定罪。他就离开了，后来成了另一个分裂的缘故。他离开后，被中国最拔尖的女子神学院聘为教师。

什么时候我们中间出现难处，“箭头”总是指向倪弟兄，他是箭靶。那时没有箭头向着我，因为我还不够资格成为箭靶。我在一把大“伞”之下受保护，那把伞就是倪弟兄。有时，人攻击他时，却大大称赞我。我里面看出他们的诡诈，我深知如果倪弟兄不在，他们的箭就会射向我。

为了年轻的弟兄们，我要说一些话。弟兄的野心是召会中的难处。说到这事是羞耻，但这是事实。这种野心使倪弟兄受了很多苦。倪弟兄告诉我们，没有人给过他任何地位，他也没有地位可以给人。至终，那些有野心要得地位的人都离开了。有些分裂就是由于这种野心而引起的。有野心的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有野心。当他们制造分裂，总有某种理由，他们会披上某种道理作为“外衣”。他们会说，召会在某种道理上出错，他们清楚了，所以必须离开。这完全是装假，是托辞，是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

忍受来自我们中间的背叛

倪弟兄也忍受我们中间背叛之人的攻击。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以色列人背叛摩西的故事。当我进入召会生活，就看见这样的背叛。倪弟兄不仅忍受来自外人的攻击，也忍受来自召会里面之人的攻击和背叛。

我要陈述一个例子，说明倪弟兄如何忍受这样的攻击。我们中间曾有一位同工陷在不道德的情形里。本地的领头人处理不来，就把事情交给倪弟兄。倪弟兄迫不得已，只好处理了这局面，这位弟兄必须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后来这位曾作同工的弟兄，就开始攻击倪弟兄。至终他到了香港，设立另一个聚会，成了另一个分裂。他就在靠近魏光禧弟兄家不远的地方设立那个聚集，但是过了不久就没有了，因为这位背叛的弟兄后来患癌症而死。

他死前曾攻击倪弟兄，这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日军害怕 GC 党，只要发现谁是 GC 党员，就要把那人杀死。那时日本宪兵很仔细的检查所有信件。这位背叛的弟兄在香港，故意将一些 GC 党的资料寄给倪弟兄，要让日军以为倪弟兄是 GC 党员而拘捕他。然而，在主的保护下，这封寄给倪弟兄好几次的信件，从没有被发现。

忍受从反对者而来的毁谤和恶名

倪弟兄多次忍受来自背叛者的攻击。一九五〇年，倪弟兄末了一次从中国出来，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们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有一天晚上倪弟兄和我从会所走出来，有人就在出口处散发攻击他的小册子。有人发给他一些这种小册子，他微笑而不拿。小册子里面充满了谣言和其他毁谤、攻击他的话。这说出他也在忍受攻击。

与他婚姻有关的苦难

我要说到一个更复杂的事例，那使倪弟兄大大的受苦。这事与他的婚姻有关。一九三四年，倪弟兄三十二岁仍未结婚。关于他婚姻的事，周遭环境令他很为难。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就在一次十天的特会之后，他与张宜纶弟兄的姐姐张品蕙姊妹结婚。

倪弟兄结婚后不久，就有一次大风波。这次风波来自两方面。头一面来自张宜纶弟兄的姑母。张弟兄和他姐姐从小失去双亲，一直受姑母的照顾。这位姑母不赞同她侄女下嫁这样一个“穷传道”。那时在中国，尤其在上流社会里，认为传道人 and 穷乞丐差不多。虽然姑母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她侄女张品蕙非常喜欢倪弟兄，所以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结婚以后，这位姑母继续反对。有些基督教里的人发现这事，就与她联合。这是风波的第二方面。

有一天倪弟兄来到我面前，告诉我说，据他所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婚事会发生这样的难处。他们的名字甚至在上海最大的报纸上出现。这次与我谈话之后，我有好几天找不到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已远离上海，到另一个省分去了。

因着圣徒中间的背叛而停止职事六年之久

现在我要分享到中国众召会当中最大的“风暴”。要领会这次风暴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需要知道当时中国的背景。主恢复在中国的早期，中国人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仍然有一些圣徒被兴起来凭信心事奉主。

我愿意分享个人的一个经历，举例给你们看我们那时是如何生活的。一九三六年我被工作打发到华北，在靠近首都北京的天津作工。在那些日子，工作打发人，不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有人若有感觉要去某处，他们就凭信心去，工作不会给他们财物的供应。那是我们早期的实行。

当我在天津时，我发现自己需要一辆脚踏车，好帮助我在这么大的城市里行动。当时我只有四十多元，仅仅足够把我妻子和三个孩子从家乡接来与我会合。我到主面前，问祂感觉我是否要买脚踏车。我里面非常清楚主要我买，虽然我并没有钱。在里面主给我把握，祂会应付这需要。这是在一个周六发生的。

那个主日擘饼后，奉献箱里开出一个指定给我的奉献包，里面有两块钱。第二天，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见我，临走之前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说，“李弟兄，这是给你的。”然后他就离开了。信封里有十块钱。之后有一封挂号邮件从一个很远的城市寄来给我，里面有二十元的汇票。

我请一位年轻刚失业的弟兄跟我一起到邮局，去把汇票兑现，他答应和我同去。在我们去邮局的途中，我看到一家脚踏车店。我进到店里面，看见一辆脚踏车，看来很合用。店主说这要价三十二元。我同意买下它，他答应晚上给我送来。我们到邮局把汇票兑现以后，就回家去了。

到了晚上，店家把脚踏车送来，我就到房间跪下祷告并感谢主。当我正感谢主的时候，祂在里面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数算自主日晚上以来我所收到的款项：奉献箱开出两块钱、从一位弟兄来的十块钱、一张二十元的汇票，加起来刚好三十二元！当我看见主所作的，不禁流下泪来，感谢祂的信实。这是我们同工们在中国主恢复早期凭信心生活的路。

许多人被兴起全时间事奉主，但是经济情况不好；结果，同工们经常受到贫困的试炼，也有许多人生病。有一次倪弟兄在聚会中告诉我们，同工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死于肺病。我在前面有一章曾指出，倪弟兄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为着主的工作供应别人，但我们中间的需要实在很大。倪弟兄的二弟专精制药化学，开始在中国生产一些药品。他不懂如何经营，所以就请倪弟兄帮忙。倪弟兄借这机会作点生意，好供应主工作的需要。

他作这生意不过两年多一点，从一九四〇到四二年，弟兄们中间就有一种误会。我要说这大多来自野心：一些弟兄们在药厂上班，有野心想得更高的地位。误会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除了少数几个人，全上海召会都背叛倪弟兄。

同时，日本宪兵在上海一直想要抓倪弟兄。这情况逼得上海的召会“关门”。日本宪兵想要逼上海召会加入受日本宪兵控制的伪基督教组织，召会不能这样作；加上召会内部有反对倪弟兄的大风波，因此召会就没有路往前了。

倪弟兄很有智慧，他逃离了上海，不然就会被日本宪兵拘捕。他往内地去，在战时的首都重庆经营药厂。张宜纶弟兄当时在药厂，是倪弟兄很大的帮助。因着上海召会的大风波，倪弟兄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停止他的职事；这一停就是六年。那时有谣言说他忙着作药厂生意，太受霸占而没有时间尽职。这是不实的。他不尽职是因为那个背叛。这是倪弟兄下监以前，所忍受最末了也是最大的苦难。

一九四八年，我们中间有了一个大的复兴，倪弟兄恢复了他的职事。借着那次复兴，几乎所有背叛的人都向他悔改。虽然很多人曾背叛倪弟兄，他们却没有反对召会。那是一个真实地见证：几乎每一个人都留在召会里，没有回到宗派去。在背叛那段期间，有人去见倪弟兄，鼓励他设立另一个聚会，他说这是不可以的。他告诉这些圣徒，不管召会是反对他或赞同他，召会仍然是召会，他们必须继续留在召会里。

当倪弟兄恢复他的职事，就有一次更大的复兴。于是召会决定买一大块地来盖会所，里面能坐三千人，外面二千人。地价约十万美金，盖建会所的费用也相当。当时我是负责财务的事；有一天倪师母叫我晚上到他们家。我到了倪弟兄家，他就给我三十七根金条，每条十两，总共是三百七十两黄金；当时黄金每两的价值是五十美元。他说，“把这拿去为买地用。”他告诉我这是从经营药厂来的。

借着倪弟兄恢复职事而带进复兴以后，他就开始有训练。之后 GC 党没收了他的训练中心，他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一直到二十年后在监里死去。

按照我对倪弟兄的观察和认识，他一生没有多少平安地日子，他一生都在受苦。他真是一个受苦的人。在他所有的苦难中，他学会对付他的天然生命和己。因着被停止尽职，他所学末了一个功课，就是外面的人破碎而让灵得释放。在那六年里，他学了这一个功课。在这段时间，因着许多人背叛他，他不能尽职，但是我们有一些人与他有很多交通。他总是跟我们谈到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六年的受苦帮助他学习天然人被破碎的功课。当天然的人破碎了，灵才有可能释放出来。

他不是仅仅传授教训和道理给人，他的教训都有借苦难所学到的真实经历作为根据。他不只是一个圣经学者，学了一些道理而传授给人。他尽职所供应的，乃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他借所有的苦难而学了许多。赞美主！今天我们继承了这一切功课。我在倪弟兄身上所看见的苦难，以及他借苦难所学的功课，对我的生命非常有帮助。我永不能忘记我在他身上所看见的。我从他所得一切的印象，成了我基督徒生活最大的帮助；这也是给众召会莫大的帮助。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传承，是借由一个人付了极大代价而建立的，这代价就是苦难。倪弟兄是一个受苦的人。他没有儿女，他的妻子比他早七、八个月到主那里，然后他才死于牢中。他不需要写遗嘱，因为他到主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然而，他留下许多给我们。今天我们有众召会，也有如此丰富的传承。

第八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六）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林后四 1, 5, 三 5~6, 8, 腓一 20~21 上, 西一 25~28, 弗三 8~11, 五 32。

在已过两章，我们看见倪弟兄的苦难以及他借苦难所学的属灵功课。福音书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也遭受热中宗教的犹太人逼迫。他们藐视祂、批评祂、反对祂并攻击祂。他们也播散关于祂的恶名和谣言。使徒行传和书信显示，热中犹太教者用各样的方式逼迫使徒们。今天宗教人士也逼迫主恢复里真实跟随主的人。他们藐视、批评、反对、攻击那些在主恢复里跟随主的人，又播散虚假的谣言。

除了忍受从基督教而来的这种攻击，我们看见倪弟兄也因着我们中间某些人而受苦。他被无理的革除，又忍受异议的苦。异议者可能说带头的人或召会的好话，只是正面的话之后总是跟着一个字：“但”。他们会说，“某某弟兄是很好的弟兄，给人生命的供应，但…”。“但”字后面的话总是消极的。

倪弟兄也因别人的不成熟和无能而受苦。不成熟的人不喜欢作，只喜欢说。有些人在办公室里不好好作事，却喜欢讲话。在召会生活中，劳苦的人不会讲很多。那些讲很多的人作的都不多。使徒保罗称这样的人为“好管闲事”的人（帖后三 11，提前五 13）。讲话的人与作事的人是不同的。在召会生活的开头，我有点被讲话的人骗了。我以为他们很爱主，因为他们表示非常关切主的工作。至终，我发现这些讲话的人并不真。不成熟和无能的人很会讲，倪弟兄因着这样的人而受苦。

他也因弟兄们的顽梗而受苦，他们不愿意对倪弟兄从主所得的引导说“阿们”。一面，我们必须学习忍受别人的顽梗，但另一面，我们必须丢弃我们的顽梗。我们该常常学习赞同弟兄们。我们不该太信靠自己。反之，我们必须学习信靠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看过倪弟兄因着人有野心要得地位，以及圣徒中间的背叛而受苦。

倪弟兄的职事

职事出自启示与苦难

我们已看过倪弟兄从主所领受的启示，以及他所受的苦难，现在我们要来看他的职事。在苦难之后就有职事。职事来自启示加上苦难。没有启示，人不会有任何职事，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供职的。但人若有启示却没有经过苦难，仍然不会有职事。人可以有教导的恩赐，但恩赐与职事有极大的不同。职事是更高、更深、更有价值的；恩赐本身可能是表面的、低浅的、没有价值的。

我们若得着启示，神会把我们放在火炉里，使我们经过苦难。借着这些苦难，我们就学到真实生命的功课，然后我们就会有职事。我们都必须对这两件事——启示和苦难——有深刻的印象。职事来自启示和苦难。

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见保罗所受的苦难（西一 24）。我们借着保罗的著作得知，他经过苦难以前，就领受了启示（林后十二 1, 7）。首先他得着了启示，但这并不是说，他得着启示以后就立刻很有口才，将他知道的传给人。即使他这样作了，那也不是职事。他所分享的不过仅仅是教训或恩赐的运用，而不是职事。然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并不是这样。他领受了主的启示以后，主把他摆在炉里，摆在火中，好经过焚烧，经过苦难。我们在他的著作中看见一个顺序：先是启示，后有苦难。职事就从这二者而出。

启示必须烧到我们里面。这事可以用制作瓷器花瓶为例来说明。艺术家在花瓶上画一幅画，然后花瓶需要拿去烧，那幅画就烧到花瓶上面。画烧上花瓶，就永远不能抹去，因为画与花瓶成为一了。我们得着启示，好比在花瓶上画画；但之后启示需要烧进我们里面，好使启示与我们成为一。得着启示是一回事，启示烧进我们里面是另一回事。

启示乃是借着苦难烧进我们里面的。没有一个神真正的执事能免去苦难。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都需要苦难。我们能供应多少生命，供应多少基督丰富的实际，取决于两个元素：我们领受了多少启示，加上我们为着所得的启示经过多少苦难。启示必须加上苦难，这样我们才会有职事。

在所有书信中，我们能看见三件事：启示、苦难和职事。然后就有工作。工作不是出于教导或恩赐，乃是出于职事。保罗说他受了这职事（林后四 1），并且被作成新约的执事（三 6）。今天，因着基督教的误用，“执事”这辞被破坏了。我们必须看见执事到底是什么。执事乃是一个有真正职事的人，这职事是由两件事——启示加上苦难——所产生的。

恩赐与职事的不同

也许我们会问，恩赐与职事有何不同。民数记记载，巴兰的驴子会说人话（民二二 28）。那是职事吗？那不是职事，只是恩赐。恩赐与职事的不同，也可以用一个同时会说中文和英文的中国人来说明。因为中文已经作到这人里面，所以他讲中文很自然，不费力。因着中文已构成在他里面，他用中文说话就是一种“职事”。因着英文并未作到他里面，所以他用英文说话乃是一种“恩赐”。

职事是什么？职事乃是你所是的表现。尽职事就是将你所是的发表出来。但是，运用恩赐却可能是一种表演。一个人行动、作事并说话时，就将他所是的彰显出来；他所是的彰显就是他的“职事”。有时猴子经过训练可以模仿人的行动，但那只是一种表演；那是“恩赐”。今天基督教里有很多这种表演。

如果使徒保罗与我们同住一个月，我们会看见他自己就是他供职所传讲的。保罗的确就是他所传讲的，因为他所看见的已经作到他的所是里。至终，他供职所传讲的，就是他所是的；那个人就是那篇信息。在今天的基督教里，人可能仅仅很有口才，很有学问，甚至他讲话时会带着某种宗教的腔调；那是一种表演，而不是真实的。然而，保罗不一样。

我认识一些有名的基督教工人，他们讲了不少关于十字架的功课。但是当我与他们在一起，我看不到十字架的功课。我与倪弟兄在一起的经历却不是这样。我与他在一起超过十八年。有时他讲到十字架，但我在他身上看见十字架。苦难多方的临到他，那就是十字架的作工。十字架已经作到倪弟兄里面。他的供职不是仅仅借恩赐而施教；他所有的乃是一种职事，那职事就是他的所是。

我们不该太过珍赏恩赐。巴兰的驴子说人话是个神迹，但我们不该对这种事太兴奋。反之，我们必须得着正确的职事，然后就会将我们所是的供应给人。我们的口才和恩赐都算不得什么。魔鬼很容易利用我们的口才和恩赐来欺骗我们。我们不该信靠或珍赏我们的口才、恩赐或才能。我们可能因着某人很有才能而羡慕他，但单单有才能是可怕的。为着建造召会，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赐和教训，我们乃是需要职事。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得着神所启示的东西烧到他们里面。这样他们就会有职事。

当人有了职事，他不需要说太多，他的同在就将生命供应给人。他是否在聚会中，事关重大。有他在，聚会就很丰富；他一不在，聚会就有所缺欠。甚至他在聚会中没有说话，只要他在，聚会就不一样，因为他这个人有一分真正的职事。他不是仅仅有些教训、知识或恩赐，乃是这位在永远里的神有些东西作到他里面了。这样一个人的同在，就是不一样的。

当圣徒们把难处和问题带到这样的人面前，有时他一句话都不需要说，问题就解决了。已过我曾看见这样的事。当圣徒们把问题带到这样的人面前，他们就得了亮光。这个人的同在成了亮光，因为光已经作到他里面。人来到他面前，就在光照之下；他们在他的光中看见亮光。今天在召会中我们需要职事。倪弟兄贬低恩赐，甚至定罪恩赐，他总是一再强调职事。

哥林多前后书表明恩赐与职事之间的区别。前书消极的对付恩赐，后书积极的说到职事。召会需要职事，远过于恩赐。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头一封书信里贬低恩赐；在第二封书信里一再着重职事。我们已经领受这职事，就是属于灵，属于生命的职事（林后三 6，8）。今天众召会所需要的乃是职事，不是恩赐。倪弟兄得着启示之后，又经过了许多的苦难，然后职事就从他出来了。他有职事。

倪弟兄职事的两方面—基督与召会

倪弟兄的职事明显有两方面—基督与召会。他的职事是完全、适度、充分平衡的职事。借着我的阅读，以及我对召会历史的认识，我得知从头一世纪直到现今许多著名属灵人的生平。我从未看过一个人像倪弟兄那样充分并完全平衡的说到这两方面—基督与召会。他真的看见基督的异象，也领受了关于召会的启示。他的出版总是论到基督与召会，非常适度并平衡（参《教会的正统》英文版序）。他出版了许多书，论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召会的实际或内容乃是基督自己。他也出版许多书论到召会的实行。倪弟兄的职事所论到的基督，并非为着信徒个人；倪弟兄为着他职事所领受关于基督的异象，乃是基督为着召会。

许多所谓属灵的人教导基督的事，都是为着基督徒个人。在他们的教导里，他们并未顾到召会。他们甚至害怕说到召会，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引来难处。为了避免难处，他们只顾到用基督帮助信徒个人的生活。倪弟兄却不一样，他领受的异象是关于基督作信徒的生命和一切，来为着召会的建造。

信徒所经历的基督，乃是召会的实际、内容。为要与这实际相配，就需要有召会的实行。召会的实际乃是内容，召会的实行乃是显出。基督不是单单为着个别的基督徒，而是为着基督团体的身体。祂为着个别的基督徒，乃是为着建造祂团体的身体。

召会的实际，就是基督被我们个别的基督徒以团体的方式实化。为配合这实际，我们需要召会的实行。我们无法以个人的方式持守基督作实际。我们必须脱离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在一起以基督作实际而实行召会生活。然后我们就能见证，甚至向神的仇敌见证，我们是一，并且我们不只有召会的实际，更有召会的实行。

基督和召会是倪弟兄职事主要的点。我认识倪弟兄的职事到这个程度，乃是借着读他的书，也是借着与他相处。我感谢神并赞美主，让我得听他讲道，又与他直接亲自谈话，看他如何处事为人；这是何等权利！当初在一九二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我以为他必定是个很老练的长者。后来我发现他很年轻；那时他二十二岁，我二十岁。我开始与他接触，乃是借着读他的刊物。

至终，我读了倪弟兄所有的著作。我也编辑他许多的信息。我被指派编辑“基督徒报”里三个系列当中的一个。从一九三四年开始，该期刊主要的信息是倪弟兄所讲，而由我来编辑的。因此，我有机会读到他所有的著作。他的著作显示，他的职事有两方面—基督与召会。基督是召会的实际、内容，而召会需要有实行，与这实际相配。

一九二三年倪弟兄出版他第一分期刊，名为“复兴报”。他第二分期刊“基督徒报”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出版，持续两年之久，到一九二六年。二六年后倪弟兄再度出版“复兴报”，约七年之久。“复兴报”主要是论到基督作我们的生命，陈明基督的身位与工作、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的升天等启示。那是当时全基督教里最深的属灵刊物。“基督徒报”主要是给幼年基督徒、初信者的话。一九三四年倪弟兄有负担复刊“基督徒报”。那时我已在工作里，所以他把编辑的责任交给我。那一年起，他负责“复兴报”，并嘱咐我负责“基督徒报”。除此以外，他又出版了许多书论到基督与召会。他的职事是由基督与召会所组成。

倪弟兄关于基督的职事被接受，但他关于召会实行的职事却被弃绝

许多在基督教里的人都接受倪弟兄关于基督的职事，却弃绝他关于召会实行的职事。我之前分享过，倪弟兄如何在一九三三年到英国访问普里茅斯弟兄会。在那时以前，他读了许多弟兄会的著作，并且透过和受恩教士，他也熟悉了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弟兄的著作。一九三三年他去访问弟兄会时，也去伦敦的贵橡访问了史百克弟兄。弟兄会的人对这事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是闭关排外的。他们以为倪弟兄已经加入他们，就不该再接触史百克的团体。那时弟兄会的人带他到加拿大和美国。他回来时，亲自告诉我在旅程中的一切事。

我们考量，知道我们不能跟随弟兄会的路，也不能跟随史百克弟兄的路。弟兄会的路是闭关的，史百克弟兄的路是没有实行的。弟兄会写过好几封信给我们，我们一九三五年回信给他们。

后来一九三八年倪弟兄再次去欧洲，在那里住了一年半，有更多的交通。他大多留在贵橡史百克弟兄的团体那里，也受邀到北欧各国讲道。在那一年半间，他尽职所供应的，主要是关于基督作生命这一面，因为他看见那里的人还没有预备好接受召会实行上的一面。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乃是汇集当时倪弟兄所讲的信息，这些信息由金弥尔（Angus Kinnear）收集并编辑；他当时是医科学生，受倪弟兄的教导。

当倪弟兄在欧洲时，他也把《工作的再思》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英文版名为“正常的基督徒召会生活”（The Normal Christian Church Life）。他翻译此书是有用意的。该书是他在伦敦住在贵橡的时候翻译的，巴小姐（Miss Fischbacher）曾在这翻译工作上帮助他。该书由史百克弟兄的书房所印刷，出版之后引起了一些难处。许多年后史百克弟兄告诉我，那本书不该再出版，或者内容应该作一些改正和更改。当然，这本书是关于召会的实行，也论到一城一会的真理。

倪弟兄在英国停留一年半的末了，在贵橡的人为他办了一场欢送聚会，请他讲一点话。他很简短的说，人谈论召会，就像木匠谈论如何作椅子。谈论作椅子是一回事，但椅子在哪里？他又说，“许多人谈论召会，但我要问：召会在哪里？”

倪弟兄在一九三八年到贵橡；二十年后，我受史百克弟兄邀请到同一个地方。一九五八年我住在那里一个月之久，史百克弟兄把所有的聚会交给我，包括特会和一切经常性例会。我离开的那天晚上有一场聚会。我去聚会，心想不会叫我讲了，因为我第二天就要离开。但史百克弟兄来到我面前，说，“李弟兄，今晚你必须讲道。”我说我没有想到要说话。他带点玩笑的回应，提醒我说，“你不是曾经说过，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必须顾到弟兄们的感觉吗？”我听了他的话，就走上讲台，事先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站在讲台上，请会众读启示录一章；然后我分享：职事是为着众地方召会，而非众地方召会为着职事。不管一个人的职事有多好、多属灵、多高，职事仍然必须为着地方召会。地方召会无论堕落到什么地步，仍然是金灯台。

至终，我发现史百克弟兄所走的路与此相反。他是用一班信徒来支持他的职事。那就是说，他的聚会是为着职事，而那个职事不是为着召会。我在贵橡讲了末了那篇道，几年以后，有人告诉我，我那晚的话把那里整个局面拆掉了。我在那里的整个月，史百克弟兄总是与我一同在讲台上主持聚会。聚会结束后，他总是对我很高兴，因为我都在讲基督作生命，和他所作的一样。但是我讲了末了那篇信息后，他速速独自下了讲台，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当我单独从讲台走下来的时候，其中一位长老到我面前来说，二十年前那里曾弃绝了倪弟兄论到召会及其实行的职事。他说主没有忘记这事，二十年后主又差遣我来，提醒他们同样的事。

一九三八、三九年间，关于基督作生命这一面，倪弟兄的职事完全被北欧寻求的基督徒所接纳。但关于召会的实行，那地区的属灵情形无法让他完全尽出他的职事。在这之后他回到中国，首次开特会讲到基督的身体。他打电报给我，请我为着那个特会到上海来。那时他把在欧洲所发生的事讲给我听。他告诉我，在全地上只有一班人能“响应”我们所看见有关基督身体的事，就是史百克弟兄那个团体。然而，倪弟兄说，还有一个很大的“但是”。他们看见关于身体的原则，但他们没有看见召会生活实行的一面。倪弟兄跟我和另一位弟兄讲了很多他在贵橡时所发生的事。这另一位弟兄提议我们邀请史百克弟兄来我们这里。倪弟兄的确很有智慧，他说时机还未成熟。

后来，我被打发从大陆来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在台湾开工。六年后，一九五五年，我们的人数有很大的扩增。台湾一些领头者收到国外来信，鼓励他们邀请史百克弟兄。其中两位认为我们需要属灵上的帮助。我同意他们的想法，但我说我们必须谨慎。我告诉弟兄们，在史百克弟兄所出版的报，“见证人与见证”（The Witness and the Testimony），最近一期他写了一小段话，向送他圣诞贺卡的人致谢；那是一九五五年一月号。我告诉弟兄们，主给我们亮光看见要弃绝与圣诞节有关的一切事，但这里却有一个属灵人，还在向送他圣诞贺卡的人致谢。我告诉他们，我们认识人，常常不是在大事上，而是在小事上。这是因为人在大事上会非常小心，会装假并有所遮掩；但在小事上就会随便。我们必须学习不凭着“头”，而是凭着“尾”来认人。为这缘故我告诉弟兄们，我们必须谨慎。我们与那些在英国的基督徒一直有很好的交通。但我说，“假如我们邀请他来，而他对一些事有异议，我们就会有难处。我们最好维持与他有好的交通，不要直接有接触。”两周过去，那两位弟兄又再提出要邀请史百克弟兄的事，我就听了他们，同意邀请他来。于是我写了邀请函，一九五五年他就来到台湾。

在头一次的访问，他与我们在一起，情形很好。他照着我们所期望的，讲到基督作生命这属灵的一面。然后我们邀他第二次来，但在这第二次的访问里，他反对召会的实行，召会的立场。我与他有三十次以上的长谈，每次约两三个小时。但他大大反对召会的立场。召会的实行是很大的真理，但要实行这真理需要付代价。

我再说，倪弟兄的职事关于基督的一面，完全被接纳，但他职事关于召会的一面却完全被弃绝。有人觉得单单出版倪弟兄关于基督的书就足够了。然而，把倪弟兄论到召会的书隐藏起来，是完全不公平的；这并不忠实。我多年与倪弟兄天天在一起，他多次将他的心向我敞开。我可以这样说，我至少是三个最认识他之人中的一个。我知道他的立足点。我被倪弟兄打发从中国大陆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告诉我，仇敌也许会把我们在中国一网打尽。他说，如果我出得来，我们仍会留有余种。就这面意义说，我是受他嘱咐，要为着主给他所看见的负责。人越要把倪弟兄关于召会的书藏起来，我越有负担要出版这些书。

至终，关于两方面的虚假谣言传了出来。第一面说到战后倪弟兄改变了他对召会实行、召会立场的观念。第二面说到李常受与倪弟兄不同，因为李常受太着重召会生活的实行。关于召会生活的实行，仍需要奋斗和争战。我们出版《教会的路》一书时，我把每一篇的出处列出来，标明信息释放的时间。这证明战后倪弟兄没有改变他对召会实行的观念。《教会的路》一书里的信息，都是倪弟兄从一九四八年到五一年间所释放的。在这些信息里，倪弟兄印证了他在在一九三七年所看见关于召会生活的实行，完全是正确的。对于召会的立场，他的观点完全没有改变。

有些人给人错误的印象，以为倪弟兄只顾基督的启示和经历，不顾召会生活的实行，那是完全不忠实的。我有负担把他所有论到召会生活实行的书都发行出来。对于这项真理及其实行，一直有真实地争斗和争战。我多年一直为此受苦。因着史百克弟兄在远东异议的说话，一些年轻人就受影响而背叛。他们持守一种观念，认为不需要有实行上的召会生活。他们觉得，只要我们凭基督活着，在属灵一面就是基督的身体。

今天关于倪弟兄论到基督与召会的启示和职事，争战仍然猛烈。单单出版他论到基督的书，就一面说是帮助圣徒，但就另一面说，这是欺骗和蒙骗。这对倪弟兄不公平。人若是公平的，就应当出版倪弟兄所有的著作，让读者自己来分辨。我们都必须清楚仇敌是诡诈的。我很高兴看见有人出版倪弟兄论到基督作生命的书，但仇敌的诡计乃是要隐藏倪弟兄论到召会实行的书。说倪弟兄改变了他对召会的观点，并说因此李常受与倪柝声是不同的，是属魔鬼的诡诈谎言。

因着召会的实行，我遭受许多反对与攻击。但我能作什么？我必须向主忠信，我也要忠于倪弟兄给我的托付。我们必须领悟，在一切的争战和争斗中，得胜是属于主的。祂已经赢得胜利。我们需要看见，今天我们的立足点在那里，并看见主借倪弟兄所给我们真正的职事。他的职事不是只有基督而已；他的职事乃是基督为着召会。基督与召会——这是我们的异象，我们为此受苦，至终这也成为我们的职事。

第九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七）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加一 4，13~16，五 11，启二 6，9，14~15，20，24，三 7~9，20，十七 4~5，十八 4。

启示、苦难、职事、工作、以及众召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交通过与地方召会历史有关的五大类项目：启示、苦难、职事、工作、以及众召会。我们看见，启示加上苦难就产生职事。有了职事就有工作，这工作产生众召会。工作不是从某种道理、恩赐或作法出来的，乃是从职事出来的。职事乃是借着启示调和着苦难所组成、产生并形成的。这与使徒保罗的经历相符。首先，他从主领受启示。除了领受启示以外，保罗又经过许多苦难，从此就出来了职事。保罗借着并凭着这分职事而作工，那工作就产生众召会。

今天在这时代，原则也是一样。主赐给我们启示，然后就把我们放在一种受苦的环境里，好使我们有职事。我们凭着这分职事作工，就从这工作产生出众召会。召会生活实行的扩展，乃是出于那由苦难和启示所组成之特定职事的工作。主在祂的恢复里所带我们经过的，完全是按照新约的记载。

蒙拯救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

我们的历史，乃是蒙拯救脱离现今这邪恶世代的历史。这是按照保罗在加一 4 的话。加拉太书的开头很独特。事实上圣经每一卷书都以很特别的方式开始。创世记的开头说，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约翰福音的开头告诉我们，太初有话。哥林多前书的开头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呼求主来享受祂作我们的分。加拉太书只有短短六章，其开头是别卷书所没有的。在一 4，保罗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有人可能期待保罗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使我们能从地狱蒙拯救，但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祂能拯救我们脱离现今这邪恶的世代；这是照着祂神与父的旨意。

以弗所书启示，神的旨意是要得着召会作基督活的身体（弗一 22~23，三 10~11）。神不是要得着一个组织，乃是要得着一个生机体。神的旨意不是要得着犹太教或基督教，神的旨意是要得着基督生机的身体。不是受不受割礼的问题，神的旨意是要得着新造（加六 15）。新造就是新人（西三 10），这新人就是召会。

基督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我们需要看见世代与世界的差别。保罗在弗二2说，我们从前曾随着这世界的世代行事为人。这世界是指由许多世代所组成的撒但系统。世代是这撒但系统的部分、片段、方面，以及现今时髦的表现，为撒但所利用，篡夺并霸占人，使人远离神和神的定旨。世界是整个系统，在这系统里有不同的世代。撒但借着人堕落的性情，在情欲、宴乐、追求，甚至对食衣住行等生活所需的放纵上，用宗教、文化、教育、工业、商业、娱乐等将人系统起来，在地上形成这反对神的世界系统。这整个属撒但的系统都卧在那恶者里面（约壹五19）。

在保罗时代，“现今邪恶的世代”乃是犹太教，就是当时盛行的犹太宗教。在加一13~14，保罗继续论到他对邪恶世代的想法，告诉我们他曾如何在那世代里：“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神的召会，并损毁神的召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这描述保罗怎样在那撒但系统的宗教部分里。

撒但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要将人系统化到他的世界里，使人远离神要得着基督身体的旨意。只要我们远离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远离神的旨意，并被系统化到撒但的系统里。撒但使用属世的娱乐、罪恶的事，甚至宗教的事物，将人系统化而使人远离神的旨意。在保罗的日子，撒但使用犹太教将犹太人中间所有的法利赛人、经学家、祭司和长老都系统化起来。今天撒但使用基督教，将许多主的子民系统化，使他们远离神要得着基督生机身体的旨意。

罗十二2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身体生活。我们需要进入身体生活。只要我们在身体生活以外，我们就在神的旨意之外。那最能使我们远离神的旨意，远离基督身体的，主要就是这世代。所以，我们不该模仿这世代。根据加拉太书，在保罗眼中，宗教乃是一个世代，是撒但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不该模仿任何的宗教。保罗说，他蒙拯救脱离那个系统。他从前曾在犹太教里，在犹太教中比他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是拔尖的宗教家，但有一天主向他显现并得着他。从那时起保罗就不传犹太教了。他传扬基督，基督乃是产生众召会活的因素。

提摩太后书和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在保罗和约翰一生末了，众召会已经堕落了。至终，堕落继续下去，甚至到一个地步，发展出另一个宗教系统。保罗蒙拯救脱离了犹太教的世代。今天真基督徒和寻求基督的人必须从基督教的宗教系统中被救出来。主的子民必须听见祂的呼召：“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启十八4）这是主呼召人从巴比伦，从基督教这宗教系统中出来。

基督教中最破坏人的一件事乃是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主在启二6说，“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原文由“征服或胜过”以及“平民”二字所组成。尼哥拉党必定是指一班认为自己高过一般信徒的人，他们借口说一般人只是平信徒，不懂圣经，于是形成圣品阶级，管治并征服人。

尼哥拉党就是所谓的专行人，圣品阶级，形成一种为罗马天主教所采用，又为更正教所保留的宗教阶级制度。今天罗马天主教里有神甫制度，国立教会有圣职制度，独立教会有牧师制度。在英语世界，许多牧师甚至被冠以“受尊崇者”（Reverend）的头衔，表明他们属于这特别的圣品阶级。

六节说到尼哥拉党的行为，15 就说到尼哥拉党的教训。这种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使召会成为基督教这宗教的系统，成为另一个宗教世代。保罗需要蒙拯救脱离犹太教，就是他那时的宗教世代。今天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基督教，现今这时期的宗教世代。

我分享这一点是要帮助大家看见，我们中间的历史一直是毫无妥协的完全离开基督教。我们中间有些所谓的同工，一直竭尽所能的去妥协，这是何等羞耻。他们说，在公会与地方召会中间有一道鸿沟，他们自认是衔接这道鸿沟的桥梁。这对倪弟兄是一种受苦，今天对我也是一种受苦。

自一九二七年，就是我得救两年以后，我开始蒙拯救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基督教的世代。有人告诉我不要说基督教是堕落的。但按照启示录十七章，基督教这宗教系统乃是大妓女。五节称这大妓女为“大巴比伦，…妓女…的母”。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这母亲及其众女儿，众妓女。妓女的母既是背道的罗马天主教，她的女儿，众妓女，就该是基督教中一切不同的宗派和团体，他们多少持守背道之罗马教的教训、作法和传统。我们需要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中被救出来。要从基督教出来，回到基督的身体。在纯正的召会生活中，没有背道的召会所遗传的邪恶。

因着我们为着纯正的召会生活站住，就得罪了其他人。但我们能怎么办？保罗在加一 10 说，“若我仍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我们若讨人的喜悦，就不会像保罗一样受逼迫。主恢复的历史是脱离现今邪恶世代，并在这世代之外的历史。我们已经把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桥梁烧了，但我们中间有些人却想搭一座桥将我们带回去。我们需要把所有桥梁烧掉。地方召会与基督教之间不该有桥。万物都各从其类，公会是从公会的类，地方召会应该从地方召会的类。我们应该就是我们所是的，没有妥协或假冒。

我怕在要来的年间，如果主回来得迟，有些诡诈的人还会被仇敌利用，想要跨越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我们需要维持我们与基督教中间的这一道鸿沟。这鸿沟越宽越好，因为这是我们与现今这邪恶世代之间的鸿沟。感谢主，倪弟兄是在我们前头的先驱，脱离了基督教，进入纯正的召会生活，以完成神要得着基督身体的旨意。他一生为此受苦，甚至在一生末了二十年被 GC 党监禁。曾有谣言说他得着释放，但这是假的。他向主忠信，至终死于牢中。他没有改变，他真是一个殉道者，为着召会和众召会殉道。他真的是从现今邪恶的世代被救出来了。

今天许多人称赞倪弟兄，但如果倪弟兄还在这里，事实上他们会反对他。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为自己辩解说，他们若在申言者的日子，必不会有分于祖宗杀害申言者的罪行。主耶稣暴露他们说，他们虽然建造申言者的坟，却见证自己是杀害申言者之人的子孙（太二三29~31）。接着又继续说，他们照样要杀害并追逼那些差遣到他们那里的申言者（34~35）。倪弟兄受逼迫并反对，因为他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出来，为要完成神要得着基督生机身体的旨意。我们的历史乃是在现今邪恶世代之外的历史。

我们中间四次主要的复兴

现在我要说到我们中间四次主要的复兴。我们已经看过，启示加上苦难产生职事。借着职事我们有了工作，工作产生众召会。除此之外，甚至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还需要不时有复兴。在中国，主的恢复有四次清楚而确定的大复兴。

得救证实的复兴

第一次在中国的复兴，与恢复得救证实的真理有关。在十九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头一个来到中国的更正教传教士。从那时起，直到倪弟兄在一九二〇年被主得着，得救的证实这事从来没有人弄清楚过。主使倪弟兄对得救的证实有清楚地异象。倪弟兄告诉人，只要照着圣经的教训和启示相信主耶稣，他们就能确信自己是得救的。许多人借着他论到得救证实的信息得着复兴。一九二三年，倪弟兄的传讲在他家乡福州带进复兴。

主在中国行动的早期，倪弟兄每周六整天禁食祷告。他亲口告诉我，他整天都不进食，为了第二天的讲道祷告。约一年之久，他都是周六禁食祷告，主日讲道。那时候几乎他所有的同学都得救了。他学校的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在校园到处都可看到学生一起读圣经、祷告或交通。

在这段复兴的时期，倪弟兄和好些与他一起的年轻弟兄，听说在离他们家乡很远的南京，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李渊如被主兴起。她是一分很著名并很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刊物——“灵光报”的主编。倪弟兄和弟兄们邀请她到他们的家乡来带领聚会。她答应邀请，就坐船来了。倪弟兄想，虽然他和其他弟兄们比她年轻许多，但她是个姊妹，还是不应该被放在太前面。他想，就让她其他人去码头接她，他自己不要去。

那天晚上倪弟兄作了一个梦。在徒二章，五旬节那天，彼得指明当那灵浇灌在人身上时，人会作异梦（17）。倪弟兄亲口把他作的梦告诉我，就像他把一九二〇至三二年所有的历史跟我述说一样。在这个梦里，他和其他人一同去迎接李小姐。船来了，他远远站着，看见一位年轻女子从船上走向迎接她的人。然后主告诉他：“这就是我为你预备的同工。”

等到早上醒来，他说这可能是从主来的梦，所以他还是去接她比较好。他去的时候心里犹疑不定，不知道这梦是否出于主。他没有走上前，只留在后面。他看着那些青年人跑去船边欢迎李小姐。那时以前，他从不知道李小姐长什么样子，等到看见她，正是他在梦中所见到的那位。当人把李小姐带到他面前，他说，“我已经见过她了。”但其他人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前一个晚上在梦中见过她。他没有告诉李小姐这个梦，直到四年后，一九二七年，主安排环境迫使李小姐放弃了她在南京的工作，她就来到上海；从那时候，她就一直与倪弟兄同工。

当李小姐来的时候，倪弟兄所领的聚会带进了大复兴。因着没有大会场，圣徒们后来只好在广场上聚会。会众人人都要带一把椅子来，如果没有带椅子来，就要站着。这段时期有许多人得救，那是我们中间第一次复兴。这复兴的消息传到许多地方，许多人都得着帮助，清楚了得救的证实。

基督得胜生命的复兴

我们中间第二次复兴发生在十二年之后，在一九三五年。那时许多召会都被兴起来了，我们多少变得有点冷淡。倪弟兄自己也觉得需要一点焚烧。因此在一九三五年春，他决定要到英国去。他也定规去英国以前，先到我家乡烟台来。

倪弟兄和倪师母住在我家。当他住在烟台时，我们有一周的特会。那次特会他每天都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借着这次得胜的特会，我们都得着复兴，重新被焚烧。于是倪弟兄取消了欧洲之行，回上海带领另一次特会。一九三五年，那次复兴的火把上海召会焚烧起来了。

这是我们中间第二次的复兴，帮助我们经历基督得胜的生命。那时以前我们知道了基督的生命，对基督的死有一点经历，但我们所认识并经历的并不是那么得胜。借着那次复兴，我们就被带进对基督得胜生命完全的领悟和丰富的经历里。

召会生活实行的复兴

我们中间第三次的复兴是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间。首先，我们因着得救证实的真理而得着复兴。第二，我们因着基督得胜的生命而焚烧起来。第三次的复兴，是与召会生活的实行有关。那次复兴也是在我家乡烟台发生的。

那次复兴以前，在一九三九年，倪弟兄有一次很大的转变。那年他看见基督的身体以及地方召会的实行。一九三九年我去参加他论到基督身体的特会；然后一九四〇年又去参加他的训练。那时我从他得到许多帮助，主要是从他与我私下的谈话而来。借着那些谈话，我看见他所说地方召会实行的蓝图。

后来我回到中国北方的烟台。我一回到那里，就因战事失去行动的自由。我领悟这是主的旨意，叫我不出外尽职，乃要留在烟台，实际的把召会生活实行出来。从一九四一年一月开始，我们把一切我在上海从倪弟兄所看见的实行出来。我们有正确的长老职分、执事、执事室、以及各种服事小组。我们照着倪弟兄所看见的蓝图来实行召会生活达两年之久。到了一九四二年底，烟台召会就经历了一次大复兴。这次复兴是借着召会生活的实行，连同各种服事小组，所带进来的。召会生活的实行，把所有圣徒都带进建造里。烟台召会那时约有八百位圣徒。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烟台的复兴达到高峰。那天没有预先报告有聚会，但圣徒们都来聚集。从早到晚，所有人都聚在一起，不吃不喝；没有时间表或既定程序，但那天有许多事都是主作的。几周以后，我们的聚会就像徒二章和四章所记载的。一天过一天，我们一共聚了一百天的会。那是从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开始，一次为时一百天的特会。每场聚会都不一样，都是新的。

要叙述那段期间发生的一切奇事，恐怕需要许多篇信息；我只讲几件事，让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有些概念。有一个下午，一个约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在读圣经，他读到赛一 3~4：“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嗜，犯罪的国民，罪孽深重的百姓，作恶的种类，行事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祂生疏而退后。”他也读到耶八 7：“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律例。”他对这几节非常有感觉。

主在他里面深深地感动他，要他当晚聚会站起来作见证说到这两处圣经。他很害怕作见证，因为他是非常胆怯的人。他告诉主：“你若要我今天晚上作见证，你必须作一件事；你要叫李弟兄站起来向全会众读这两处圣经。”我从来没有跟这位弟兄讲过话，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以为我不可能这样作，但他告诉主，除非这事发生，不然他不会作见证。等到聚会中到了某个时候，我们都跪下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在我里面告诉我，要叫圣徒们站起来读赛一 3~4。他非常惊讶。接着我又说，“请大家翻到耶八 7。”他就发抖了。我们读了这节之后，他就起来作见证，跟大家分享主如何就着这几节圣经对付了他。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当时那灵强烈的运行。

那灵也在所有圣徒家里强烈的运行。圣徒将自己一切的产业奉献给召会。每天晚上都有人带各种东西来奉献给召会。光是登记奉献的账目，就花上很多时间。每个人来聚会都要奉献，所以我们必须有几个组来登记各种奉献之物。例如，有一组管房地契，凡是有房地产的人都把房地契拿来奉献给召会。到了这次复兴末了一天，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的奉献了自己一切所有的。甚至打字机、缝衣机等都有人奉献。

至终，有七十位圣徒从烟台坐船到内蒙古，为着召会生活的扩展移民到那里。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召会，召会就分给每一个人若干银钱和物资，足够支付旅费以及三个月的生活需用。那些日子我们的经历就像召会生活开始的时候一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二 44~45）

我整个基督徒生活中，从未见过一次复兴是那样的。在所有的家中没有轻率的谈论或闲聊。圣徒们所谈的都是基督、召会、以及主的移民。每一个家—无论老幼、父亲、母亲、孩子们—都被主挑旺，没有例外。那时我们自称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样的光景是我们实行召会生活而有的结果。圣徒们进到召会生活的事奉小组里，这使他们焚烧起来，然后复兴就进来了。在那次复兴中，许多年轻人被兴起来，后来成了众召会中领头的人。

借着倪弟兄的职事得恢复，带进我们中间最大、最有能力、最得胜的复兴

战后我受邀到上海。当时我仍然在烟台复兴的高峰，所以那个复兴就被带到上海。这是我们中间第四次主要的复兴。

我们看见，因着上海有背叛的风波，从一九四二至四八年，倪弟兄有六年之久不能尽职。借着一九四七和四八年初几个月的复兴，背叛和异议的人被带回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悔改并向倪弟兄认罪，那就把倪弟兄带回职事中。有人说倪弟兄一九四二至四八年没有时间尽职，是因为他作生意，但这不是真的。他是有时间的，乃是因着圣徒对他的背叛而未能尽职。他曾很确定的告诉我这件事。一九四七年我请求他在上海尽职，但他说因着那里背叛的人，他无法尽职。

感谢主，借着一九四七年的复兴，全上海召会都被带回来，至终倪弟兄的职事得着恢复。他职事的恢复印证并扩大了召会中的复兴。约有八十位寻求的圣徒从中国各地来到上海，有分于那次复兴。然后，他们参加倪弟兄所带领为时六个月的训练。训练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到十月，之后受训者就回到各地召会，于是各地召会都焚烧起来了。那是我们中间最大、最有能力、最得胜的复兴。这次复兴扩展到全中国。有一处地方，曾在一天之内为七百多人施浸。然而，至终 GC 党来占领了全中国。

一九四三年我们在烟台的复兴，在一九四七年扩展到上海。我被打发到台岛之后，就把这样的复兴带到那里。这是台湾头几年的工作进展如此快速的原因。六年之内，我们从五百位圣徒扩增至二万人。这是由于中国那次大复兴的流扩展过来的。

第四次复兴在属灵上主要的方面，乃是所有圣徒把他们一切所是、所有都奉献给召会。那不只是因着召会生活实行而有的复兴，而是因着圣徒们为着召会完全向主降服而带进的复兴。凡他们所是、所作、所拥有的，都交出来给召会。这把所有属世之物连根拔除，并把所有圣徒建造在一起。圣徒们成了基督身体得胜的彰显，有同心合意的能力和冲击力。那是圣徒们实际的被建造起来。

甚至今天我们还在承受那四次复兴所带来的一切好处。我们仍在承受并继续经历得救的证实、基督得胜的生命、召会生活的实行、以及为着召会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盼望我们都非常清楚这四方面：得救的证实，基督得胜的生命，召会生活的实行，以及将我们所是、所有、和所能完全交出来给召会。

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

在这里我要交通到我在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倪弟兄与我年轻初信主时，彼此相隔很远；他在中国南方，我在北方。他在一九二〇年得救，我在一九二五年得救。我母亲十几岁时就受浸成为南浸信会的教友。我在基督教里长大并受教育，但还没有得救。有一天，我听说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传道人，要来我家乡布道；那时我十九岁，很好奇要去看看这样一位青年女子传福音。

一天下午我去听她讲道。自那次以来，我一直没有看见一个人传道如此有能力。她向一千多人讲道，用法老施暴虐奴役以色列人的故事，说到撒但如何掳掠、据有并霸占人。因着她的传讲，我被主抓住了。那位年轻的姊妹名叫汪佩真，她成了我们中间李渊如之后第二位同工姊妹。借着她的传讲，我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得救了。那时我很年轻，满怀雄心大志，但我真实地转向了主。

我爱主，但无处寻得帮助。我设法收集解经的书籍，帮助我明白圣经。在我家乡有一分基督教刊物，名叫“晨星报”。在那分刊物上有一篇倪弟兄所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是那分刊物里最好的文章，就非常喜爱读，于是尽所能的收集有他文章的各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从他的文章看来，我以为他必是一位年长的作者。有一期上面登了一则启事，告诉人可以订阅倪柝声出版的月刊“基督徒报”。我马上寄出订单，这样，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我一共得到二十四期“基督徒报”。

那时我写信给倪弟兄。借着书信往来，我开始与他接触。我大多问他关于圣经的问题。有一次我在信中问他，那一本书最能帮助我认识全部圣经。他告诉我，就他所知，最能帮助我认识全部圣经的就是达秘的圣经略解。他说我必须读过好几遍，才能读懂。后来我头一次去见他时，他送给我一套达秘的略解，共五册。

借着读倪弟兄的著作，我开始看见真理，知道何谓正当地召会，也看见基督教的错误。那时我虽然在公会里，但我里面已经与公会断绝。在我那个公会里，有一个年轻人注意到我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到底人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我给他看一本倪弟兄所写关于得救证实的小册子。他读完后，就清楚自己得救了。至终，我们的牧师把我们称作约书亚和迦勒。

后来这位年轻弟兄任职的公司，把他从烟台调去上海。他问我在上海要到那里聚会；我告诉他那本关于得救证实的小册子上面，说到有一班基督徒在那里聚会。我告诉他最好到那里去，他就到上海召会聚会了。后来，他成了上海头三位长老之一。

一九二七年底，我所在的公会选我作董事。到那时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无法再留在公会里了。那一年我离开他们，到弟兄会那里聚集。我每周忠信的去参加弟兄会的聚集，从其中听取许多关于预表和预言的美好教训。几年后，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主使我深深感觉自己得了这么多圣经知识，却如此冷淡死沉，我里面就有真实地悔改。我感谢主，在我得救以后从没有回到世界里去；但那时我每周虽然参加弟兄会的许多聚会，却是冷淡的。

主使我为自己的冷淡自责。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我的家在一座小山的山脚，那天我上到山顶，在主面前痛哭悔改，非常迫切。从那天起，我每早晨都到那里与主交通；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就在我寻求主的那段时间，在一九三一年，倪弟兄正好在上海举行得胜聚会，我想去上海参加特会，但日本入侵东北，亲友们就劝我不要去，因为若是去，会有危险，可能与家人隔绝；于是我取消了这次行程。第二年，从前和我在公会里，后来去上海的那位弟兄回到烟台，把上海所有美好的聚会告诉了我。

他和我去到我们从前的公会，建议他们应该邀请倪弟兄来讲道。虽然我们都已离开那个公会，但是我们离去的时候，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们还是很欣赏我们这两个年轻人，便接受我们的建议，邀请了倪弟兄。同时，烟台附近南浸信会的神学院也邀请他来向神学生讲道。

一九三二年夏天，倪弟兄来到烟台，我与其他人一同到码头迎接他。我参加了所有由他讲道的聚会，又陪他一同到南浸信会神学院；那时这所神学院受了灵恩运动的影响。那些年间灵恩运动在华北相当流行。这是我头一次目睹这些灵恩人士的作法。在聚会中有跳的，有滚的，有笑的，也有叫的。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牧师请大家安静下来，倪弟兄才开始讲道。会后倪弟兄和我一同出去散步，我跟他谈到聚会中这些奇异的作法。他对我说，“在新约里没有一定的形式。”后来他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其间我们有长时间的交通，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七月。

在倪弟兄离开的那天晚上，一位我从前所在公会的弟兄来见我。他要从倪弟兄得帮助，但倪弟兄走了。那晚他和我在海边有很长的交通，因为我家离海不远。到了一个时候，他说，“你今晚一定要在海里为我施浸。”我说我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或执事。他当场责备我说，“你告诉我，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只要有资格传福音，就有资格为人施浸。你必须为我施浸。”我只好请他同我祷告。然后徒八章的话临到我：“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36。）于是我给他施浸；当我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我们都到了诸天界里。他告诉我从明天开始，他再也不回公会去，他要来与我一同聚会。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我也不再去弟兄会，我要与他开始聚会。那真是主的行动。

他是在周二受浸的。当周周四，另有两个人来见我们，要求我们给他们施浸，我们就如此行。到了主日，更多的人来受浸。到再下一个主日，就有十一位弟兄一起擘饼。那是华北头一个地方召会的开始，在我的家乡烟台。关于这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倪弟兄那里。到了年底，我们约有八十位一同聚集。

第二年年年初，烟台的聚会约有一百人。同年四月，汪佩真姊妹来访问我们。我是借她得救的；到一九三三年这时，她已成为同工中很强的一位。然后倪弟兄来了，他在我们中间停留了差不多有十天。之后他就去英国访问弟兄会。

一九三三年八月的头三周，我与主摔跤，挣扎着要不要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祂。主在里面呼召我，要我这样事奉祂。那时我弟弟和我是召会中工作收入最高的人，所以召会许多的需要都是我们在暗中顾到的。主呼召我放下职业，但我考虑若这样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是我帮助召会的需要，但如果我全时间事奉，就要别人顾到我的需要了。

事实上，从头一天我借汪佩真姊妹得救，主就呼召我全时间事奉祂。我知道我一生的定命就是完全事奉主。一九三三年从八月一日到二十一日，我一直为着这事与主有挣扎。八月二十一日祷告聚会后，我与两位领头的弟兄交通。我向他们说明这个情形，并请求他们晚上为我祷告。如果第二天在这事上没有一个决定，我就无法往前了。等到那晚深夜，我到主面前，我非常清楚是主的旨意要我答应祂的呼召。唯一叫我犹疑不决的就是我的不信。然后主给我很深的感觉，我若不答应祂的呼召，祂的工作在我身上就了了。我流泪告诉主，我愿意答应祂的呼召，走祂的道路。

第二天我就去辞职。辞职后第二天我到邮局，领取一封从东北寄来的信。这是我头一次收到信，邀请我去一个地方为主说话。我接受了这邀请，就去到当时日本占领之下满州国的首都，为着主的权益讲道。我在那里的时候，收到公司总经理的信，说他不愿意让我离职。他说要给我升迁，我若留下来，他就给我加薪。通常到了年底，这家公司都会给雇员很好的分红。我考虑要不要再作三个月，收到分红再放下职业。

当我从东北回来，有一封信从倪弟兄寄来，等我去领。那是倪弟兄写给我的一张便条，日期是八月十七日。这正是我与主挣扎的那三周期间。便条上写着：“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这短筒对我有何等大的意义，一笔勾销了总经理的信。我告诉主，即使我的公司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要。然后我决定要去上海见倪弟兄。

我去到上海，就问倪弟兄为什么会在八月十七日写那短筒。他说那时他正从欧洲回中国，当船在地中海时，他坐在船舱里，有负担为中国的工作祷告。在祷告中主在里面向他说，“你必须写一张便条给李常受弟兄，告诉他你感觉他应该全时间事奉主。”当时倪弟兄在地中海航行，而我在中国与主挣扎；我们相隔千里之远，他却从主领受负担，在那关键时刻写了这张便条给我。这使我完全相信，他真是一个属神的人。我看见我必须为着主的行动，与他同工。那是我们一同作工的开始。

第十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八）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约十七 21，罗十六 17，林前一 10，十二至十三节上，多三 10，弗二 22，四 16，彼前二 5，启一 11~12，二 7，二二 17 上。

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历史不是论到一个组织或运动的历史，这是主的恢复的历史。恢复乃是在堕落、破坏或受损以后，修复或回到正常的情形。主的恢复把我们带回到起初，过正当地召会生活。在中国主恢复的早期，主在消极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教国的错误，又在积极一面给我们看见召会。

主的恢复带我们完全离开巴比伦，完全回到灵里并身体里

我们很难完全脱离基督教国里老旧、不合圣经的作法和观念。基督教国已经在地上好几百年，基督教国有基督的名，持守圣经，也传扬主耶稣作救主。这三件事是正面的，但基督教国却将这些正面事物与基督以外的其他事物混杂一起。

照启示录看，基督教国是大妓女，被称为“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启十七 5）。这邪恶的妇人“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启十七 4）。在表号上，金表征神圣、属神的东西。这就是说，背道的召会在外表上有一些属神的东西，但她的金杯里面却有拜偶像、异教的习俗，以及在异端、宗教的关系上属撒但的事物。基督教国虽有一些神圣的东西，却有属鬼魔的元素在其中。

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预言了这事。主在这一章说，“诸天的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去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了酵。”（33）面是为作素祭，象征基督作神和人的食物。酵在圣经里象征邪恶的事（林前五 6，8）和邪恶的教训（太十六 6，11~12）。堕落的基督教国是细面和酵的掺杂。

基督教国有一种属鬼魔的元素，却仍然持有一些神圣的东西。它持有金杯，但杯里却是与属灵淫乱有关的可憎、不洁之物。金杯是外表，里面的实际却是可憎的。人很容易看见外表，却很难看到里面的实际。外表是神圣的，但实际却是属鬼魔的。因着基督教国这样掺杂，所以人得着细面的同时，也得到酵，因为二者已成为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完全从基督教国里出来。

虽然我在一九二五年已经与倪弟兄有接触，但我还没有完全进到主的恢复中，直到一九三二年。自那时起，我看见主的恢复经过了一个过程，从基督教国里出来。甚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彻底从基督教国里出来。我们里面，甚至不自觉的，仍然有些基督教国的东西。我们来聚会，可能期待有一位好讲员向我们说话。在性质上，这就是堕落基督教国的元素和因由。这是主所恨恶尼哥拉党之教训——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的邪恶元素（启二6）。为什么我们来聚会没有预备要供应一些话？我们可能说自己很软弱，但我们极其巴望听一篇好信息。我们可能不喜欢参加没有好讲员的聚会；这就是我们里面仍残留着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的诡诈元素。

主的恢复就是要带我们脱离这种不合乎圣经的制度，并回归照着神圣启示而有之召会生活的纯正实行。从一开头，圣徒们就专注于神圣的灵与他们人的灵调和，就是调和的灵（罗八16，林前六17，罗八4）。圣徒们，就是蒙拣选的人，得救的人，乃是在灵里享受、经历基督，并团体的彰显基督。那是起初的召会生活。在这正当地召会生活里，没有宗教，没有外在规条，没有仪文，没有虚空的道理或教训。圣徒操练在灵里享受、经历基督，以团体的方式彰显、讲说基督。

主在地方召会这些年间的历史里，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然而，这恢复的进程多少因着我们的迟钝而受到拦阻。今天我们仍然在基督教国“麻醉”的影响之下。主的恢复乃是要带我们从堕落的情形出来。走下坡很容易，被带往上却很难，需要奋力。主在祂的恢复里正带我们逐步往上，达到祂神圣的标准。我们越被带往上，就变得越简单。我们越被带往上，越变为无有。

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这二卷书里有许多教训，但启示录里却只有灵——神七倍加强的灵（一4，四5，五6）以及人的灵（一10，四2，十七3，二一10）。约翰在灵里，看见七个金灯台——一个城市一个灯台（一10~12）。他没有看见千万个信徒，只看见一个城市一个灯台。这是非常简单地。一个城里的许多信徒应该就是一个灯台，同心合意，没有分争，没有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观念，没有分裂。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里站住，但是在我們心中，我们可能仍然持守一些出于自己的事物，以及基督之外的事物。在神眼中，地方召会必须非常简单。地方召会应该是没有掺杂、纯金的灯台——非常简单、单一、纯洁。

主向启示录二至三章里七个召会的每一个都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二7，11，17，29，三6，13，22）这是非常简单地——那灵向众召会说话。至终，整本圣经终结于那灵和新妇（启二二17上）。借着神历世代的工作，所有圣徒都与那灵说同样的话。所有圣徒乃是一个新妇。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妇吗？就一面说，我们是，但我们可能仍然持守自己的观念和意见，而破坏了同心合意。我们仍然在一种情形里，需要主的拯救，主的恢复。我怕我们中间有些人仍在基督教国消极的影响之下。我们都必须看见，今天主正在往前，要完全恢复我们，带我们完全脱离基督教国。主渴望得着完全在灵里的事物。

启示录是一卷论到那灵和新妇的书。召会完完全全是在那灵里的。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并留在我们的灵里。在灵里我们是一。在新约中，没有一件事比信徒的一更重要，更具有战略性。主耶稣祷告，要我们都成为一（约十七 21）。有人坚持说要合乎圣经，但在他们持守圣经时，却分裂了圣徒。没有一事比分裂圣徒更不合乎圣经。一个完整却污秽的人，总比人一只干净却脱体的膀臂好。干净的膀臂，好比“合乎圣经”。虽然膀臂是干净的，却与身体分离、分开了。有人使用合乎圣经的事物，目的是要分裂圣徒，但是分裂却是最不合乎圣经的。

今天我们的需要是要在那灵里并在身体里，就是在那灵里并在一里。我们只该顾到在那灵里并在身体里。这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主在我们中间、借着我们一直在作的事。年复一年，主一直有所得着，因为我们越过越清楚，主的渴望完全在于我们在那灵里并在身体里。

与倪弟兄个人接触所得着的帮助

我在前一章分享到，我得救那天就蒙主呼召完全来事奉祂。一九三三年我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祂。倪弟兄给我写了一张便条，强烈的印证我的决定。放下职业之后，我到上海倪弟兄那里，作他的客人约四个月。那段期间，我与他常有好几小时的个人交通。他跟我谈话，主要在四件事上帮助我。

帮助我认识基督是生命

首先，他帮助我认识主的生命。在我到倪弟兄那里去以前，我很爱主，也学到许多关于圣经的事，但我的知识大多是照着字句；关于基督作生命，我并不清楚。当我接触到他，我的眼睛就得着开启看见了生命。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没有形式或规条。他和我谈话是很自由的，我们会谈到很多不同的题目。我把自已看作一个学生，所以总是把所有时间让给他说话。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倪弟兄坐在一张摇椅上。他在来回摇的时候，突然问我说，“常受弟兄，什么是忍耐？”他这问题难倒了我，因为问题看起来太简单了；我知道他的问题必定比表面看来更有讲究，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又再问我一次，我就说，忍耐是一种忍受，人逼迫你、苦待你，但你忍受这个苦。他说这不是忍耐。于是我请他告诉我什么是忍耐。他回答说，“忍耐就是基督。”那对我简直是外国话；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忍耐就是基督。

我请倪弟兄解释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只是重复的说，“忍耐就是基督。”我非常困惑、困扰，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只是一再重复说，忍耐就是基督。至终，我必须回接待处用晚餐。我回到那里，却无法好好吃饭，因为没有心情。于是我到自己房间，跪下来求主告诉我，倪弟兄说忍耐就是基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至终，主在那些日子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基督就是我的忍耐。真正的忍耐不是我们的行为，真正的忍耐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这对我真是莫大的帮助。

帮助我认识主在中国恢复早期的历史

倪弟兄也帮助我，跟我分享到主在中国恢复头十二年的历史。因着那段时期我还未完全在恢复里，他就很详细的跟我说到这段时期的事。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作。后来我看见他是要给我立下美好的根基，并为着我在主工作中服事主来建立我。

帮助我认识召会历史

他向我述说从第一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召会历史，这也帮助了我。我对召会历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倪弟兄跟我的分享。他陈明召会历史，是朝着主恢复的目标这方面说的。

帮助我用生命的方式认识圣经

倪弟兄也帮助我用活的方式认识圣经。弟兄会教导我照着字句认识圣经，但倪弟兄帮助我用生命的方式认识圣经。我与他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在以上这四方面得着他的帮助。我实在感激他所给我一切的帮助。

借着试验被带进工作中与倪弟兄同工

除此之外，倪弟兄也带我尽功用，让我完全有分于工作。我在上海召会背负许多责任，那是我学习的最好机会。他将我摆在这样的地位以前，先对我有所试验，而试验的方式是隐藏的。

有一天他带来一扎信件交给我，是不同的人写来，问他好些问题，有的是关于召会，有的是关于召会的立场，有的是关于生命，也有的是关于解经的。他请我替他回复这些信，解答所有的问题。我告诉倪弟兄，也许有的事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他叫我尽所能的去作。最后我发现那是他在我身上的试验，借此他知道我里头真实地情形。

我到达上海不久，弟兄们就请我在二会所的特会中向圣徒们讲道；那时上海召会有两个会所。没有一件事比说话更暴露人。你说话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你在那里。我讲了七天的道，倪弟兄不在现场，但我所讲的一切，都有消息报到他那里。那也是对我的试验。

之后他们叫我在第一会所，就是最大、最主要的那个会所讲道。有一次召会安排了福音大会，但没有人知道谁要来讲。毫无疑问，许多人以为倪弟兄自己要讲。我很高兴可以听信息，并且多学习怎么传福音。就在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便条，是倪弟兄送来的，嘱咐我当晚传讲福音信息。我没有选择，只好去讲。

那晚我引用约十六 8~11，释放了一篇信息。八节说，那灵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我告诉人说，罪、义、和审判是联于三个人位：亚当、基督、和撒但。罪是借着亚当进来的（罗五 12），义是复活的基督（约十六 10，林前一 30），审判是为着撒但的（约十六 11）。我们所有人都在亚当里从罪而生。要从罪里得释放，唯一的路就是信入基督。我们若信入祂，祂就成了我们的义，我们也在祂里面得称义（罗三 24，四 25）。我们若不为着在亚当里的罪悔改，并信入神的儿子基督，我们就要留在罪中，同受撒但所受的审判，直到永远（太二五 41）。这些乃是福音的要点，那灵就是用这些点，使世人知罪自责。

我释放信息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倪弟兄在聚会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散步，他对我说，很少有人能根据约翰十六章释放一篇信息，说到罪、义和审判，是联于亚当、基督和撒但。他鼓励我在追求真理上继续往前。我惊讶他怎么知道我信息的内容。他说当我在讲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后面，在门背后听。那晚我在福音聚会的传讲，是另一次对我的试验。

与倪弟兄一同有分于主工作的一道流

后来，倪弟兄安排我编辑“基督徒报”，那是为着青年信徒的；而他负责“复兴报”，那是更深的，讲到生命的属灵原则。那时他也决定出版一分刊载众召会消息的刊物，名叫“通问汇刊”，他嘱咐我来负责。他也把我放在一个地位，完全背负上海召会例行聚会尽职的责任。这是因为他的健康不佳，许多时间必须休息。他大多数是在特会中讲道。

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四个月之后，倪弟兄对我说，“常受弟兄，我们同工们都觉得，你要把家眷接到上海来，与我们一同作工。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怎么带领你。”我接受了他的话，把这事带到主面前；那时我看见了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只有一道流，一道水流，从施恩的宝座开始，流到耶路撒冷。这道流从耶路撒冷往前，经过撒玛利亚，往北流到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向西转到小亚细亚和欧洲。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行动只有一道水流；在这水流之外的任何工作，都没有记载。当巴拿巴与保罗分开（十五 39~41），使徒行传就不再记载他的工作了。这件事以后，使徒行传里关于神新约经纶中主的行动的神圣叙述，就不再提巴拿巴了。

主使我深刻的看见，主在中国工作的流，水流，必须是一。主若是要在北方作什么，我必须先投入在南方上海的流，然后这道流至终会从上海流到北方。基于这个启示，我就决定到上海与倪弟兄同工。

在倪弟兄讲到基督得胜生命的特会之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决定同工们要外出到各大城市扩展主的恢复。我被指派到北方，在天津和北京作工。一九三六年我到那里作工，倪弟兄则留在上海。

我在华北作工的时候，接到倪弟兄的电报，要我来参加全体同工的紧急聚会。倪弟兄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这次特会中释放了如今刊于《工作的再思》一书中的信息。特会期间有一天他生病了，就嘱咐我替他释放徒十三章的信息。他给我所有的要点，我写下来，尽可能的在聚会中分享，但我所讲的并不充分。

后来工作定规，我该到华北各省，若是可能，在各公会里传讲施教。大家都感觉主既给了我们许多亮光，我们应该将这光传给公会。于是我到多处旅行讲道，直到日军入侵中国。那时许多同工都到了内地，我就到那里与他们会合。在那里倪弟兄再次释放工作的再思的信息。头一次的特会讲得不充分，在这次特会中，他终于成功的将他全部的负担释放出来。

那时我的家还在华北，所以我必须回去。因着日军侵华，我无法离开家乡。因此，我和倪弟兄分开了一段时间。我留在华北，大多数同工则留在内地。我旅行各地向许多公会讲道的经历，使我看见那样作的果效不大。于是我决定不再旅行了，反而要留在烟台，建造那里的召会。

一九三八年，倪弟兄到英国去，在那里住了一年半。他也应邀访问北欧一些国家。一九三九年他回到上海，那年夏天召开特会讲到基督的身体。我接到他的电报，叫我来参加特会。一九三九年八月，我带同四位年轻同工来参加这次特会。借着这次特会，我们领受了基督身体的异象。

一九四〇年他开办一系列的训练。那期间，每两个月左右在上海都有特会。不仅如此，他每周三晚上也有聚会讲到基督的身体和神永远的定旨。那时我看见了召会生活实行的蓝图。我将这蓝图带回烟台，将倪弟兄所看见的实行出来，两年左右，就带进了一次大复兴。

同时，在一九四二年上海发生一次大风波，迫使倪弟兄停止了他的职事。这次背叛的风波，加上日军的逼迫，使上海召会关了门。但是当上海召会正经过风波时，烟台召会却因着召会生活的实行有一次复兴。

后来我被日军关进监牢一个月之久。我从监里得释放后，就患了肺病。主带我经过这病，有两年半的时间；到了战后，一九四六年我被邀请到上海。在上海我和倪弟兄再次见面，那时我们已分开了六年多。因着那时我们没有通讯，我担心我们在华北所实行的是否正确；于是我把那些年间我们所实行的一切告诉倪弟兄，他鼓励我将同样的实行带到别处召会。

我开始再次在上海尽职，到一九四七年那里就有了复兴。借着这次复兴，就如我前面曾指出的，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当他的职事得着恢复，我们中间就有一次更大、更广的复兴。至终，一九四八年约有八十到一百位圣徒参加了他所办，为时六个月的训练。那次训练以后，受训者就去到许多城市，将复兴扩展到全中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倪弟兄召集我们在上海与他在一起的同工们，有一次紧急聚会，交通工作的事。我们需要主的带领，好知道在要来的日子，我们该为着主的工作往那里去。那次聚会一开始，他就说他和同工们都认为必须请我出国，然后所有人都需要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如何带领每一个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倪弟兄召集第二次同工聚会，定规我必须出国，而他和别的同工要留下来。两个月后，他从训练中心打一个电报给我，叫我到他那里，并且把上海所有的责任交给当地带领的人。我就去了，同他住了几天，然后我就被打发到了台湾。那是一九四九年，我末了一次离开中国大陆。

一九五〇年倪弟兄从中国大陆出来到香港，叫我到那里与他会面。于是我去到香港，和他同住约一个半月。我告诉他主如何祝福在台湾的工作，在一年内人数差不多扩增了三十倍。倪弟兄印证我应当回到台湾，留在那里。当我与他同在香港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对中国的负担很沉重，因为在大陆仍然有那么多召会需要帮助。

倪弟兄在香港的时候，那里的召会得了复兴。这带进了香港召会生活的新起头。他嘱咐我为着召会的建造，给香港当地的召会事奉奠立根基。他也为着出版的工作有安排。出版工作一直在他的监管之下。当他和我都在香港的时候，他定规在台北和香港都有一个书房出版他所有的书。他自己要监管在上海的书房。他嘱咐我要照管在台北的书房，而魏光禧弟兄照管香港的书房。他说所有的书都可以再版，并且三地书房的版权是通用的。因此我们开始印行他的书，应付海外各地的需要。

我与倪弟兄最后的接触，就是那次在香港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从那时起，我们只从他的妻子那里间接得到一些消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七日倪师母在上海被主接去；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倪弟兄还在监牢中时，也到主那里去了。这简短的历史表明主在我们中间曾如何行动。我们需要为着主的行动，为着现今主在地上的恢复，继续祷告。